

尚書孔傳參正

尚書

孔傳參正十一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為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盤庚作者書疏引

鄭云作渡河之具惟涉河以民遷者取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

其有眾

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謀於眾。乃話民之弗

率也言也亶馬本作單音同誠也說文話下云合會善言也釋詁

率循也誕大也言合會民之不循教遷居者而善言大告以誠於

其有眾末三字或下屬為句段云馬作咸造勿褻在王庭造至也

單而讀為亶與維詰乃單文祖德同咸造勿褻在王庭眾皆至

王庭無褻慢。咸造勿褻在王庭今文無徵。咸造勿褻在王庭

者釋文造馬云為也蓋即鄭所引為渡河之具勿褻者謂眾心肅

靜段云眾經音義十五媒嬖條下引尚書咸造忽媒孔安國曰媒

慢也傷也案忽者勿之誤褻本作媒蓋衛包改之引傳文亦與今

不盤庚乃登進厥民。升進命使前。盤庚乃登進厥民者江云王廷無堂則經

同盤庚乃登進厥民。盤庚乃登進厥民者江云王廷無堂則經

言登進不得解為登堂但招來之使前進耳先謙案民數至眾非

升高則言不遠聞盤庚乃登句進厥民句則無疑於無堂可登矣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今文

毛傳荒虛也江云古佚字省作失君夷遇佚前人光漢書王莽傳

引作遇失前人光公羊成二年傳佚獲也釋文佚一本作失史記

太史公自序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皆以失爲鳴呼古我前后罔不

佚此經失字亦然當讀爲佚佚之言忽也鳴呼古我前后

惟民之承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鳴呼古我前后

前后者以下文推之鳴呼當作於戲。罔不惟民之承者石經殘

碑作口口口民之承江云讀當至保字絕句保安也言前后無不

承安其民也蓋言任使下文承汝俾汝俾亦使也洛誥云承保乃

下文任保也蓋言任使下文承汝俾汝俾亦使也洛誥云承保乃

文祖受命民是承保讀當絕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君民亦安

句承保猶易言容保民也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君民亦安

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保后

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古文也今文感作高今文感作高者石

經殘碑作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黃伯思東觀餘論亦載保后胥

高四字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者孫云說文憾憂也謂后亦與

民共憂患釋詁鮮罕也浮讀爲孚言君民親附罕有不孚於天時

者孟子云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是也后胥高鮮以不浮于天時者

江云胥相也詩聿來胥宇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詩度其鮮原鮮

上屬爲句后胥高鮮者言前后相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下篇所

謂適于山也浮過也禮表記恥名之浮于行也是浮有過義殷降

經言既相地之宜又審天之時當遷則遷不遷於天時也

大虐先王不懷

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

疏引鄭云將遷於殷先王正其號名降大虐者謂先王時天降大災

猶詩云降此大戾也江云上篇盤庚遷于殷謂殷地此言殷降大

虐直謂國為殷矣前此國惟稱商如詩商頌皆稱商惟殷武詩稱

殷是在盤庚後則稱殷自此始先王不安其所始居之地莊述祖云

詁懷安也詩毛傳作始也言先王不安其所始居之地莊述祖云

懷同也往而不同猶言徂落劉云言遣家不造先王祖謝不獲親

見遷都之業然其所造謀皆視民利用而遷之重稱陽甲以動萬

民思慕之意而晉賀循之徒猶謂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誣古人矣

別為一解厥攸作視民利用遷作視民利用遷今文無徵○厥攸

於義亦通厥攸作視民利用遷作視民利用遷今文無徵○厥攸

作視民利用遷者厥攸作見上視民之所利而以汝遷也江云汝

視讀為示其所為示民以利用遷之事足為後世法於義亦通汝

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古后先王之聞今文無徵○汝曷弗念我古后

言所聞於先王之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今我法

舊事當以為念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今我法

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

於殃罰○承汝俾汝四句今文無徵○承汝俾汝云云者言我法

先王而承安汝使令汝惟喜安康以保汝身共具以庀汝家耳予

非汝有咎過比於放流之罰也俾使喜樂康安共具並釋詁文

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

○子若顙懷茲新邑三句今文無徵○予若顙懷茲新邑云云者  
釋言若顙懷來也顙呼也孫云不詞也言我順呼汝來此新邑亦  
惟承保汝之故汝當從其志勿違之江云我順呼汝來此新邑亦  
惟汝故之以以字讀當絕之言為安集汝故也左昭十三年傳莒  
人愬于晉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又昭十八年傳侈故之以蓋古  
人有此句法不讀曰不言不從汝苟安之志先謙案江讀較長不  
作不義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試用○今予將試以汝遷安  
亦較順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古文也今文汝作爾  
邦作國○汝作爾邦作國者石經殘碑作口口口試以爾遷安定  
厥國段云漢人不以諱改經字故古文多作邦今文多作國各依  
其壁藏汝不憂朕心之攸困困所困不順上命○汝不憂朕心之攸  
之本也汝不憂朕心之攸困困所困不順上命○汝不憂朕心之攸  
多今字者石經殘碑作今女不爾馮登府云有今字語氣乃咸大  
緊接今文是也江云朕心之所困謂故都圯毀不可居也乃咸大  
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我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  
心二句今文無徵○乃咸大不宣乃心云云者釋詁咸皆欽敬也  
說文忱誠也江云詩淇奧釋文引韓詩宣顯也言皆大不顯白其  
心孫云宣讀為和王引之云太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令于邦國  
都鄙即小司寇職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也禮檀  
弓曹桓公卒於會鄭注讀和為桓則宣乃心謂和乃心也爾惟自  
聲近桓禹貢和夷鄭注讀和為桓則宣乃心謂和乃心也爾惟自  
鞠自苦鞠窮也言汝為臣不忠自取窮苦○爾惟自鞠自苦今文  
無徵○爾惟自鞠自苦者釋言鞠窮也即說文鞠字省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

舟云云者孫云臭讀爲殞說文殞腐氣也又云死腐也或作朽爾

廣雅釋器殍臭也言爾徒自窮苦譬如登舟不渡坐待其朽敗爾

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

禍至自怒何瘳差乎爾沈不屬惟胥以沈今文無徵不其或稽

自怒曷瘳今文稽作迪怒作怨爾沈不屬惟胥以沈者說文屬

連也言爾之誠信不連屬於我不圖共濟惟相與沈溺而已釋文

屬馬云獨也案獨之言專也誠信不專注於上而肆其浮動是不

屬爲不獨也○不其或稽自怒曷瘳者孫云說文稽作迪怒作怨者

病愈也其或畱止不進自悲怒何能愈乎今文稽作迪怒作怨者

石經殘碑作口其或迪自怨鄆案釋詁迪進也此仍以乘舟汝不

爲喻言不或圖前進雖自怨悔庸有瘳乎怒作怨義較長

汝不

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

乃災今文無徵汝誕勸憂古文也今文誕作永○汝不謀長以思

乃災者謂不謀長久以思乃沈溺之災○汝誕勸憂者孫云釋詁

誕大也廣雅釋詁勸助也言無遠謀如此大足助災耳江云左昭

元年傳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杜注開憂兆勸憂猶兆憂也今

文誕作永者石經殘碑作口永勸憂段云誕从延聲延永雙聲皆

訓長也東觀餘論載女永勸憂女字隸釋所無豈黃氏所見字又

較多邪先謙案諸家釋勸字未諦下文其上今字無解遂成羨文

竊謂當以汝永勸憂今爲句言汝但長勸以今之遷徙震動爲憂

而不思有今罔後死喪無日之尤可  
憂也兩今字緊相呼應義似較長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言不徒無後計汝何得久生在人上  
禍將及汝○今其有今罔後  
汝何生在上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今其有今

罔後女何生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今其有今  
前有而今然恐死亡在即而罔後矣語悚而意急汝何生在上者

書疏申僞傳義云責羣臣何得久生在人上案經言告民云責臣  
者非諸家說以為汝何得生在地上以上為地上亦非也上者天

也下文自上其罰汝上亦謂天是其明證詩文王在上赫赫在上  
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皆謂天也民為天生則生命係屬在上

天今不順天延命汝逐續乃命于天相應  
今于命汝一無起穢  
在上天乎與下文子逐續乃命于天相應

以自臭我無徵○今于命汝云云者言子所命汝者一而已一句今文  
何無為浮言是也穢當作穢說文有穢無穢漢書武紀晉灼注穢

古穢字考工記云敗穢也起者發動之義穢喻浮言發動人皆知所  
動以浮言也以自臭者穢敗之物惡臭遠聞浮言發動人皆知所

由起不循正理而為詭說不能害人徒以自臭為惡臭耳諸家讀臭  
為艱今以本字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讀之文義自明

迂乃心古文也今文倚作倚○今文倚作倚者玉篇足部倚下引  
書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言倚曲迂辟也段云說文倚乃足也廣韻  
倚脚跛也倚有曲訓倚訓曲則牽強顧本為善陳云倚即倚之段  
借作倚者今文尚書也皮云疑玉篇所采或今文家舊說其佚散





子不能無以進爾也○用懷爾然者用以也釋詁懷安也既不克

進爾則無以安爾是則然矣用懷爾句然一字爲句江云然之言

如是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不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崇重也今

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

乎○失于政今文無徵陳于茲高后不乃崇降罪疾曰古文也今

文崇作知曷虐朕民今文無徵○失于政者言如此則我失于牧

民之政乖爲君之道○陳于茲云云者石經殘碑作口于茲高后

卒乃知降罪疾曰下釋詁陳延也塵久也孫云陳居之久久則

塵矣陳塵聲近義通江云不訓大大乃不詞不讀爲不不古通

凡後言不乃仿此不乃猶無乃也言延久於此而不徙高后在天

之靈母乃知而降罪疾於我其言如下文也○曷虐朕民者今之

民猶是高后畱遺之民故以朕民爲詞民有利而不令汝萬民乃

遷有害而不使避是與虐朕民無異曷者詞責之詞

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二句今文無徵○汝萬民乃不生

云者孫云莊子大宗師云生生者不生釋文引崔云常營其生爲

生生言汝萬民乃不知共營其生也先謙案孫說近是但此與上

文一意貫下則不別指營生之事謂汝萬民不樂徙居是自取先

敗亡乃不往生於可生之地也釋詁猷謀也謂與上同心謀徙汝

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

○先后不降與汝罪疾二句今文無徵○先后不降與汝罪疾云

云者先后承上高后言亦謂湯孫云陽甲爲長故云幼孫江云易

象傳比下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見汝

言無辭也 故有爽德二句今文無微汝罔能迪清下罰汝汝無能道

故有爽德云云者江云釋詁故今也周語實有爽德賈注爽貳也

言今汝不與我同心是有貳德矣先后其自上天下罰於汝○汝

罔能迪者黃易購藏石經殘字有能迪二字是今古文同之證江

云迪道也汝無能道以自解免孫云馬注多方古我先后既勞乃

迪作攸攸同楚說文云長也言汝無能自長久古我先后既勞乃

祖乃父勞之共治人○古文同者黃易石經殘字作古我乃祖乃父

乃祖乃父者與上文我先神后之勞爾先相應爾先即乃祖乃父

也仍屬民說下作我畜民即其證書疏申僞孔義以勞為共治人

非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

行○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古文也今文戕作近○今

文戕作近者石經殘碑作口口口口口口民女有近則在乃心東觀

餘論亦載汝有近則在乃心祭統順于禮不逆于倫是之謂畜注

畜謂順于德教釋詁則法也言汝自祖父以來共作我順於德教

之民汝有近可為法者在汝心何為梗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教令乎或釋畜民為畜養之民於義亦通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今文與古文同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二句今

文無微○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二句今

書十

五

我先王當日安汝祖汝父亦有遷居之事皆以爲是安非虐也○  
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云云者言汝不近法乃祖乃父乃祖乃父將  
絕棄汝不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乃祖不念盡忠但  
救汝死矣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乃祖不念盡忠但  
念貝玉而已言其貪○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乃祖不念盡忠但  
○今子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乃祖不念盡忠但  
居陸名焱在水名蛸桓寬鹽鐵論幣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書  
王會解若人元貝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蚺黃白文質黃爲文采陸璣  
餘蚺貝甲黃爲質白爲文采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采陸璣  
詩疏云貝龜鼈之屬其文黃質白文白質黃文又有紫貝白質如  
玉紫點爲文行列相當大者徑尺六七寸管子國畜篇玉起于禺  
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先王爲其涂之遠  
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  
地數揆度二篇亦然其重以珠玉二者古並或以刀布或龜貝至秦幣  
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  
爲三等黃金爲上幣銅錢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  
實藏不爲幣然則秦後貝玉始不爲幣江云孟子梁惠王篇太王  
居邠事狄人以珠玉逸周書王會解稱湯命伊尹爲四方獻令其  
正北諸國之獻有白玉是商時以玉爲幣矣言今子有治理庶政  
同居有位之臣徒知共具貝玉貪冒貨賄何足貴乎經至此方並  
責羣臣對眾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汝父  
民斥言之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汝父  
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乃  
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汝父

乃祖乃父○今文我高后作乃祖乃父者釋文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段云別本是也當讀乃祖乃父不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  
作不刑于朕孫句絕陳云陸不言又作本為誰氏本則非馬鄭王  
本可知三家今文多與壁中本異蓋作乃祖乃父者是三家今文  
見於他書所引者故陸附載之耳先謙案朕孫唐石經作朕子孫  
不乃依江氏讀為不乃言子孫在位惟知保朕貨賄不顧國家大  
政乃祖乃父無乃將上告乎其上告之言  
奈何乃祖乃父無乃將上告乎其上告之言  
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于罰汝陳忠孝之義以替之○迪  
高后今文無微不乃崇降弗祥今文崇作興弗祥作不乃重降之殃  
后不乃崇降弗祥者江云乃祖乃父既敗迪我高后不乃重降之殃  
禍乎說文祥福也祥為福則弗祥為殃禍矣崇作興弗祥作不乃  
者石經殘碑作口口興降不永侯康云興崇義通文選東京賦進  
明德而崇業薛綜注崇猶興也孫云不字同不永言不長也祥  
以羊為聲養漾俱長也今文嗚呼今予告汝不易之事○嗚呼今  
作不永知弗祥亦謂不長也嗚呼今予告汝不易之事○嗚呼今  
予告汝不易古文也書疏引鄭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  
碑作於戲今予下書疏引鄭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  
之永敬大恤無胥絕遠○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  
古文同○永敬大恤者謂國遇大憂之事當永敬其君上惟教令  
之從上下一心方足以禦憂患濟艱難○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  
口口絕遠絕遠者謂上下情義  
乖離無胥絕遠勉其同患相恤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古文也今文分作比猷作猶設作翕○今文分作比云云者石經殘碑作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下賈東觀餘論所載同孫云詩傳云擇善而從曰比廣雅釋詁猷順也釋詁翕合也言汝當比順思以相從各合於中道江云汝當比附其謀猶念慮以相從於遷所各合中正於汝心諡令同心無貳也

**乃有不吉不迪**有不善不道謂凶人○乃顛越不恭暫遇茲究顛墮

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顛越不恭今古文並當作顛越不共暫遇姦宄今文無徵○古文作顛越不共者段云衛包改共爲恭釋文無共音恭之語陳鄂剛之僞傳云不共不奉上命考傳凡訓奉者字皆作共共讀爲供甘誓共行天之罰女不共命無逸惟正之共皆是左傳疏謂尙書作恭所據非善本今文作顛越不共者史記伍子胥傳子胥引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共與左哀十一年傳伍子胥諫吳王曰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同多其有及有字者引書上下文並有剛易此加字以櫟括之也段云僞孔於衛賈馬鄭之本初無大異衛賈馬鄭本夫人誦習之當時皆知爲璧中本僞孔方欲將僞造之二十五篇令天下人信其真若三十三篇大爲乖異則天下疑其僞而二十十五篇不能依附以行矣惟舜典益稷分篇出於遷就顧命之成王堯典之帝曰小有刪增爲小異以誘人信斷不爲大異以啟人疑也況釋文序錄云馬鄭所有同異今亦附之音後書疏亦往往舉馬鄭王異孔之處是凡有異者梗概略具釋文雖經開寶刪節書疏尙仍其舊此經江聲據左剛書康誥亦據荀子剛改與前據

左傳增惡之易也四字其失一也杜預云顛越不恭縱橫不承命者也○暫遇姦宄者王引之云暫讀曰漸漸詐也荀子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呂刑民興胥漸大傳云苗民用刑而民與犯漸俱謂詐也遇讀曰偶淮南原道訓偶睦智故曲巧偽詐是以偶為姦邪之稱說文齔齒不正也遇音近齔義亦為不正說文宄下云姦也外為我乃剗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剗言不吉盜內為宄我乃剗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我乃剗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我乃剗殄傳作則剗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我乃剗殄青無使易種于茲邑引書皆微有剗增足為今古文同之證杜預云易種轉生種類言逆亂之人當剗絕之毋遺長其類毋使轉生種類於此邑王引之云剗殄猶多方之刑殄剗割孫云說文剗剗或字廣雅釋詁剗斷也魯語譬之如疾余往哉生生今子將試以恐易焉醫書有陰易陽易言病相延染

**汝遷永建乃家**自今以往進進於善我用汝徙長立汝家卿大永建乃家今文與古文同○往哉生生今子將試以汝遷今文無微可生之地今我將遷汝於新邑也○永建乃家者長久建立汝家此篇將遷誥民今子有亂政同位至此則對民訓戒羣臣之語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口建乃家段云下空一字接般庚既此歐陽夏侯尚書舊式也乾隆四十二年錢唐黃易購得石經尚書殘字般庚篇三十其或迪自怨一行勞爾先子不一般庚既一行破辭后一行興降不永於戲今一行建乃家銓

翁氏方綱摹勒於石此真漢石經殘字也歸類駢韻先謙案夏  
侯三篇相接處空一格是也歐陽章句既分爲三十一卷則其式  
不與此同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定其所居正郊廟社之位○盤

乃正厥位今文無微○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般庚既下奠

厥攸居乃正厥位者書疏引鄭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

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孫云奠厥攸居者王制司空執度地居

民小司徒云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云是

也正厥位者鄭注天官辨方正位引召誥太保乃以庶綏有眾

殷攻位于洛內越五日甲辰位成與此解正厥位略同綏有眾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安於有眾戒無戲怠立大教○綏爰有眾

今文作女罔台民勛建大命○綏爰有眾曰者石經殘碑作口口

口眾曰眾謂羣臣下文邦伯師長百執事是也釋詁綏安也三國

魏武帝紀注引鄭云爰于也安隱於其眾也廣雅釋詁隱安也俗

作穩出言以安定之女罔台民者段云古罔無通台怠通先謙案

怠从台聲故云台怠通女罔怠民言羣臣當勤以率下漢曹翔敬

隱皇后頌般庚儉而弗怠用此經文孫云方言怠失也宋魯之開

曰台言汝毋失民江云台讀爲給欺也羣臣初以浮言恐眾是欺  
給愚民故戒無給民也案三說並通段孫較長遷都事定訓戒臣  
下而首以無給爲詞似非立言之體○懋建大命者釋訓懋勉也  
書疏引鄭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此古文說廣雅釋  
詁建立也懋作勛者石經殘碑作勛建大命勛亦勉也大命謂天  
命西伯戡黎大命不摯大命亦謂天命也遷居後各建生命勉思  
樹立故曰**今子其敷心腹腎腸**懋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輪  
勛建大命**今子其敷心腹腎腸懋告爾百姓于朕志**誠千百官以  
告志○今子其敷心腹腎腸懋告爾百姓于朕志古文也今文作  
今我其敷優賢揚懋一作優賢揚懋懋告爾百姓于朕志今文無徵  
○今子其敷心腹腎腸懋告爾百姓于朕志古文也今文無徵  
用此經文今我其敷優賢揚懋懋告爾百姓于朕志古文也今文無徵  
我也書疏卷二云鄭注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  
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腸案憂腎腸乃優賢揚懋之誤合下懋字  
讀爲優賢揚懋懋魏志管甯傳太僕陶丘一等薦甯曰優賢揚懋垂  
聲千載裴注引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懋謂揚其所懋試文選魏都  
賦曰優賢著於揚懋張載注引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懋懋試也是  
今子其敷心腹腎腸懋爲今我其敷優賢揚懋一作優賢揚懋懋  
漢咸陽令唐扶頌優賢懋爲今我其敷優賢揚懋一作優賢揚懋懋  
作懋皆三家異文皮云說文曰古文以爲賢字今文尚書亦多古  
字說見前揚懋古通用卑陶拜手懋言史記作揚言蔡邕朱公叔  
諡議曰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優賢字亦用今文尚書也江云  
今我其溥求賢者而優禮之又揚其所懋試先謙案既勉以勤民  
建命又言我自今用人之準○告爾百姓于朕志者百姓百官也



或以爲百官族姓案此明告羣臣不必旁及支屬義可統之

一人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

謂緩爰有眾上云告爾朕志謂此爾無共怒協比讒言子一人我

不罪爾棄除前過與爾更始爾勿共相忿怒合比爲讒言誘我也

孫云詩正月洽比其鄰左僖二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以遷徙

十二年傳引作協比與此同義

之功美○古我先王二句今文無徵○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者

先王謂湯釋詁將大也王鳴盛云契父帝嚳實始居亳其後屢遷

而不定成湯大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書序云自契至成湯

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者帝嚳也傳意以先王泛指商先

王下適于山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險無

泛指五遷非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險無

惡之德立善功于我國○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險無

也今文嘉作綏○適于山者適往也鄭注立政云亳東成皋南轅

轅西降谷故云適于山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成皋縣故虎牢後

漢郡國志河南郡緱氏縣有轅轅關降谷今永甯縣北用降我凶

德綏績于朕邦者石經殘碑作口口口凶德綏績下降下也民

居墊陷不安定之是我爲君之凶德適山之後地高水下民無災

害是降下我凶德而安業於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沈溺

我邦也釋詁綏安績業也

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從以爲之極○今我民二句今文無徵

○今我民云云者今對古言指未遷之時廣雅釋詁析分也釋詁

○今我民云云者今對古言指未遷之時廣雅釋詁析分也釋詁

極至也言我民爲河水蕩決分析離其室居無有定至之處王鳴  
盛云此正指祖乙圮耿之事三代時河患惟是爲甚然諸臣以從  
遷爲苦蓋尙止於瀕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明己木心  
河侵溢之患而已

萬民以遷古文也今文作今爾惠朕害祇動萬民以遷○今爾惠  
朕害祇動萬民以遷者石經殘碑作今爾惠朕害祇動萬民以遷○  
以遷段云東觀餘論亦載爾惠朕曷震動萬民以遷曷字洪氏所  
無疑黃氏隱補凡曷字今古文皆作害其作曷者後人所改匡謬  
正俗引多方害弗夾介古文之證王莽大誥曷皆作害今文之證  
也伯思偶補一字而適誤學古之當審慎如是孫云釋詁惠順也  
曷盍也祇敬也祇震聲轉震振字同堯典震驚史記作振驚皋陶  
謨日嚴祇敬六德無逸治民祇懼史記並作振禮內則祇見孺子  
鄭注祇或作振言今汝承順我何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  
不敬動萬民徙居避患之爲得邪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  
我家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今文無徵○今文同者石經殘  
碑作肆上下屬釋詁肆今也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者釋詁  
亂治也粵于也越粵同言今天將興復我高祖之德治于我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  
三句今文無徵○朕及篤敬云云者公羊昭元年傳及猶汲汲也  
釋詁篤厚也恭敬也言我汲汲厚敬恪恭奉承民命以順天心用  
爲共史記賈誼傳共承嘉惠兮用此經文肆于冲人非廢厥謀弔

由靈

冲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眾至用其善。○

引諡法曰：幼少在位曰冲。說文：通至也。古字弔與通同。江云：靈謂

極則必由靈。靈以卜也。禮：禮運：麟鳳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宏賁

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各非敢違卜二句。今

文無徵。○各非敢違卜云云者，釋詁：宏大也。廣雅：釋詁：賁，美也。言

汝眾各不敢違卜，宏大此遷都。○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

隱哉。政○嗚呼二句，今文無徵。嗚呼當作於戲。尚皆隱哉，今文隱

哉，作乘哉。○嗚呼作於戲者，以上文推之。當然邦伯師長百執事

之人者，邦伯州伯也。禮：王制：千里之內，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

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

州。州有伯，鄭注：以爲殷制。虞夏及周皆曰：牧、江云：地官序官，鄭注

師之言，帥此師，蓋卽謂連帥長卽屬長也。又云：王制：文，尚有卒正

此不及之者，卒正之上爲州牧，連帥其下爲屬長，舉上下而卒正

該在其內。百執事之人，謂在朝之臣。金縢云：二公及王乃問諸史

與百執事，蓋惟在內之臣乃得問及遷都時。畿外諸侯各率其屬

以衛從王，故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並呼告也。○尚皆隱哉者，孫

云：釋言：隱，占也。鄭注：隱，度上言非敢違卜，故此云尚皆占哉。先謙

案：上文被爰有眾，鄭注：安隱於其眾也。鄭用隱字，卽本經文。隱猶

安也。言眾人庶幾皆以爲安，不必致疑。今文隱作乘者，石經殘碑

作口口乘哉孫云宰夫鄭注乘計也言當計度之猶云隱度也江  
訓為相度高山以經文適于山證之江說較合予其懋簡相爾念  
乘哉之乘當即乘高之義謂乘高山以建新邑  
敬我眾敬我眾古文也今文懋作助○今文懋作助者石經殘碑  
作予其勛簡相爾念敬我眾懋作助見上簡作簡漢隸從竹從艸  
之字多通作江云易繫詞虞注簡閱也相視也言予其勉閱視汝  
尚思念敬我眾民哉先謙案邦伯師  
長以下皆召見之故云勉閱視汝  
謀人之保居敘欽  
朕不肩好貨今文保作茲○朕不肩好貨者石經殘碑作朕不下  
居敘欽今文保作茲○朕不肩好貨者石經殘碑作朕不下  
詁肩勝也朕不作好貨之事江云肩好貨者石經殘碑作朕不下  
詁肩勝也朕不作好貨之事江云肩好貨者石經殘碑作朕不下  
好貨之人○敢恭生者據僞傳訓恭為奉是恭本作共衛包改  
也孫云共具也不敢生者據僞傳訓恭為奉是恭本作共衛包改  
取也共給也生生猶生息謂貸錢於人以取息好貨之人取給於  
生息貨財以自利我不任用之與上句連讀為一義說並通泉府  
職云凡民之資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為之息先鄭注資  
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後鄭注謂以國服為之息  
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資萬泉者則  
期出息五百是稱資者必於本賈之外加息以償貸者貸者取息

以爲利如是者數爲之則財貨生生不窮此之謂生生也○勸人謀人之保居敘敘者書疏引鄭云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敘而敬之先謙案惟能養人及謀人之安居者敘而敬之即上文優賢揚歷之旨也今文保作萃者鹽鐵論本議篇文學曰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張敦仁云即盤庚下篇鞠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文朕不肩好貨下文無總于貨寶正相脗合臧庸云此萃居即經之保居保或作葆與萃形近故文異然則古文作保居今文作萃居其說益猶齊語所云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貲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鄰六益別居之不令與士農離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後順於汝心處賤之也

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二句今文無徵○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云云者釋言苦願也言我既進告爾以朕意無論汝心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無總貨寶以己位願否當罔有不敬聽之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當進進皆自用功德○無總于貨寶二句今文無徵○無總于貨寶云云者說文總聚束也廣雅釋詁庸用也戒諸臣無聚于貨寶生殖以自用孫云上自言不作好貨此救其臣以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式敷民德二句今文無徵○式敷民德云云者釋言式用也說文敷施也式敷民德上文所謂施實德于民也釋詁肩克也言在上好貨則德不下究己不愛貨寶用施德澤於民永克一心事君則國家無疆之休矣

尚書

孔傳參正十二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說命

始求得而命之○此梅氏古文之十一殷紀帝武丁卽位思

武丁

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

使百工

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

武丁

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

以傅

險姓之號曰傅說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

傅

嚴作說命三篇今古文說同

王宅

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惠云顧命惟宅

四制

引同陰作闇無逸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呂覽重言

篇高宗

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喪服四制鄭注諒古作梁楣

謂之梁

闇讀如鷄鵲之鵲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既虞剪屏柱

楣也

注儀禮喪服亦云柱楣所謂梁閒後人別以信默爲訓既曰

默又曰

不言語病於複而義不可通也僞傳於無逸旣然此經又

云王宅

憂亮陰三祀是僞孔不知亮陰之卽居喪也尙謂不足以

盡信

默之義故又曰旣免喪其惟不言以爲高宗不惟信默於三

年之中

猶信默於三年之外也杜預據之遂使古天子喪親之大

禮一朝灰滅釋衰麻而爲心喪後來議杜氏之非者有人而知晚  
書之非者無有不有鄭注何以救之閻云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  
商曰祀周曰年今文亦不盡合如周公告成王肆中宗享國七十  
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二年及罔或克壽者亦稱年不等  
或謂此以周之年述商在位之數耳若對商臣言則曰惟十有三  
祀對商民言則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仍不沒其故稱子謂多  
方亦云天惟五年須服之子孫云云非對商民稱商君乎疑祀年  
古通稱不盡若爾雅之拘觀周公稱高宗三年不言參諸論語戴  
記皆然一入說命便改稱三祀亦見其拘拘既免喪其惟弗言喪  
然以爾雅爲藍本唯恐或失之情見乎詞矣  
猶不言政○惠云左傳請免喪而後聽命閻云無逸乃或克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其惟二字承上三年不言起下句言乃  
雍今上下皆刪獨留此句其惟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  
二字無著語氣不完何以便住  
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爲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先謙案呂覽云卿大夫恐懼患之詩既明且哲惠云左昭六  
年傳叔向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下待令百官仰法王言惟作命不  
書曰聖作則稟受令亦命也○先謙案楚語卿士患之王庸  
言臣下罔攸稟令日王言以出令也若不先是無所稟令也王庸  
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  
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惠云呂覽高宗乃言曰以余  
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先謙案楚語武丁於是

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夢天

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惠云嵇康幽憤詩奉時恭默楚語君

子獨居思道先謙案楚語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

而又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說築傳嚴之野惟肖傳氏之嚴在虞號

聖又云使以象旁求聖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

食肖似所夢之形○傳嚴詳上惠云孟子傳說舉于版築之閒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為相使在左右○顧炎

作相之文惠云殷紀舉以為相賈誼鵬鳥賦傳說胥靡今乃相武

丁此晚書所本墨子云傳說庸築乎傳嚴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

公羊隱五年傳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

也先謙案楚語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台德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先謙案楚語而使朝夕規諫

若金用汝作礪鐵須礪以成利器○先謙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渡大水待舟楫○先謙案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霖以

楚語若津水用汝作舟楚語若天旱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

用女作霖雨我心如服藥





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

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惠云楊雄劇秦美新云奉若天命墨

子向同篇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邦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

用泰也輕跋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辨使治天均又曰古者建國

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辨而使助

治天助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梅云左傳

明也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不使有位者逸豫民○梅云顧

而樹之君餘見上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立之主使治民○梅云顧

命其能而亂四方洛誥亂爲四方新辟先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

謙案不惟逸豫卽墨子否用泰否用佚意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

臣欽若惟民從父

以從上爲治○惠云法言問明篇惟天爲聰惟

天爲明欽若出堯典梅云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

甲冑起戎言不可輕教令

論語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言不可輕教令

易用兵○梅云禮緇衣兄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言不可輕教令

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羞當慎言

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

惟千戈省厥躬當惟衣裳在笥惟千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

恕己不尙害人也惟衣裳在笥惟千戈省厥躬

才○說見上惠云管子大匡篇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賀之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王

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惟治亂在庶官言所官得人則亂官不及私昵

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官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梅云繼慮

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不可動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

必讓以得之○梅云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非

程云左襄十一年傳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

士彌牟曰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梅惟

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

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

兌命又云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鄭注純或為煩闕云黷于祭祀二語與高宗彤日相表裏偽傳特

為揭出以錯解為實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

言惟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說拜稽首曰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惠云左昭十

年傳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司馬法

曰非知之難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惟

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此梅氏古文之十三梅

云皋陶謨帝曰來汝禹湯誓非台小子程云竹書紀年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案晚書據紀年者數事或於古籍絕無徵驗國語云武丁入河即無逸所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也若學於甘盤他書所無且小乙必以甘盤為賢而後命世子從之學又何以不舉而用之而使隱處於河干乎君奭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甘盤者小乙之所不知武丁時方見用耳紀年殊不可信觀禹謨說命數事晚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書殆因紀年出而後作是居河就學於甘盤非既學之後復入於河也故楚語白公子張云昔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祖毫入于河往就學也自河祖毫入即位也白河祖毫暨厥終

罔顯自河往居毫與今其終故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效訓於我遂無顯明之德○說見上

云盤庚今我既羞告汝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酒醴須麴蘖以成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惠云詩商頌亦有和羹

梅以亨爾交修子罔子棄子惟克邁乃訓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梅云楚

語必交修子無子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惠云周書芮良夫曰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楚語子高曰人之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梅

云詩古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

訓是式惠云史記秦始皇紀博士淳于越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信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脩乃來○惠云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學記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懷此學志則道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敦教也教然

積于其身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脩無能自覺○惠云學記兌命曰

學學半又文王世子學記並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竹書紀年

武丁六年命卿士傳說視學養老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愆過

梅云改學為敦者用盤庚敦于民也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梅云孟子詩云不惟說式克欽

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承旁招俊父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父使列眾官○梅云皋陶謨俊父在官王

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先謙案洪範王

曰嗚呼其子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梅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梅云詩羣公先正編衣引逸詩昔我

有先正惠云在太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

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

之惠云孟子述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又云若撻

梅云予弗克句伊尹自言下文遽云其心文理不安帖一夫不獲

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為己罪○梅云孟子

四字若己推而納之溝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

中約為時予之辜四字爾尙明保子罔俾阿衡專美

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爾尙明保子罔俾阿衡專美

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梅云後漢書傳毅迪志

李注引此經惟后非賢不父惟賢非后不食賢須君食其爾克

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說拜稽首曰敢對

揚天子之休命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程云詩對揚王休

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

### 高宗彤日第十五

### 商書 孔氏傳

### 王先謙參正

高宗彤日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繹○殷紀云帝武丁祭成

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

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

訓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

日高宗之訓皮云史公以高宗彤日作於祖庚時正如殷庚作於

小辛時其事仍為高宗時事高宗崩後追序其事也漢書杜鄴傳

臣聞野雉著怪高宗深動即史記言武丁懼之意蓋武丁懼而問

祖己祖己乃言也先謙案說苑辨物篇昔我高宗成王感於雉雉

暴風之變修身自致而享豐昌之福後漢曹節傳密忠上書曰昔

高宗以雉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三國志高堂隆傳武丁有雉雉

登於鼎以災恐懼側身修德又云此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

所以享遠號也皆終言其事以美之漢書五行志引劉歆五行傳

以雉雉登鼎為繼嗣將易王音以雉雉之異為繼嗣不立杜欽傳

引高宗雉雉之戒請正后妻抑女寵以銷災異皆以雉應宮闈  
繼嗣五行傳又云野鳥居鼎耳為小人居公位敗宗廟之祀因舉  
傳說授以國政後漢劉陶傳陶疏云武丁得傳說以銷鼎耳之災  
書疏引鄭云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  
以爲政又以爲主於用賢皆陰陽家推測之  
詞臣下因事納忠引以爲證與書本義無涉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於彤日有雉異○高宗彤日今文與古文同

漢書外戚傳引書曰高宗彤日白虎通論篇論或一言或兩言何  
文者以一言爲謚質者以兩言爲謚故尙書高宗彤日者相尋之  
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彤孫炎注祭之明日尋釋復祭彤者相尋之  
意何休公羊解詁云殷曰彤周曰彤釋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  
尊言之文意也彤者彤彤不絕據今日道昨日斥尊言之質意也  
段云詩絲衣箋作融不作彤規用張衡思元賦云展泄泄以彤彤  
注左傳其樂也融融彤融古字通後漢馬融傳豐彤對蔚豐彤卽  
豐融也玉篇五經文字皆云从舟卽丑林切之彤字也集韻一東  
引李舟切韻云从肉予案皆非也从肉無據从舟亦音韻絕遠蓋  
卽說文丹部之彤字彤徒冬切疊韻又爲融音同部假借壁中固  
然而爾雅釋之轉寫小差如般字譌般之類不必議改彤爲融也  
張參五經文字云唐石經變舟作月變肉作月○今文越作粵者  
外戚傳引粵有雉雉釋詁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錄於也今尙書  
本有越無粵凡越必以於訓之于於古今字也魏三體石經遺字  
蘇望所摹刻見於隸續者大謬作粵茲查文侯之命作粵小且已  
大說文引周書粵三日丁亥然則古文尙書亦作粵不作越祖己



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祖

也今文格一作假○祖己曰今文與古文同惟先格王正厥事古文

丁懼之下是曰爲告王也大傳云武丁問諸祖己漢書五行志武

丁恐駭謀於忠賢以爲武丁問而祖己對與史記合今文說也書

疏引鄭云祖己謂其黨此古文說孫云楚詞王逸注黨朋也祖己

將訓王先告其朋僚知者大傳記高宗之訓桑穀生朝武丁召問

其相次問祖己則知祖己之黨尚有相也人臣無退有後言之義

史公說較長○今文格作假者格假通作字外戚傳引惟先假王

正厥事又漢書孔光傳曰蝕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

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問師曰天

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更改光世傳大夏侯尚書

是夏侯本作假顏注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成帝紀建始元

年詔引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顏注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遭

遇災變則正其行事修德以應之蓋本僞傳爲說史記云王勿憂

先修政事者說經意也孫云王勿憂蓋釋假王爲寬服王心詩長

發昭假遲遲箋云假服又以爲寬服王祭登樓賦聊服日以消憂

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引孫子兵法云優游假譽是假服通正厥

事爲先修政事蓋今文說如此王闡運云大傳云武丁祭成湯有

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

今升鼎者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

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

德之有報之疾也案此託言瑞應以寬王心所謂先假王也高宗

修德而反見異恐怠善意而不畏天變故假言瑞應以寬王乃正

言其事此進言之要先謙案論衡指瑞篇云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己祖己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己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又異虛篇云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己為遠方將有至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皆與寬假王心說合孟子格君心之非趙注格正也成紀詔引此經又云羣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是亦以假王為正王與鄭義合事讀如春秋傳有事於太廟楊雄兗州牧箴丁感雉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漢書杜周傳高宗乃訓于王曰惟天遵雉雉之戒飭己正事飭己亦與格王義應

**監下民典厥義**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無民字○乃訓于王曰者殷紀作祖己乃訓王曰增省其文以明之既言於王遂作此訓也○惟天監下典厥義者殷紀如此監者說文臨也釋詁視也典者釋詁常也釋言經也天臨視下以義為常經劉云禮喪服大傳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天尊而不親故主義穀梁以降文公先禰後祖為無天言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降

**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自不修義以致絕命○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今文與古文同一作中絕其命○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民中絕命此與非天天民分二句讀解如僞孔一作中絕其命者殷紀作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絕其命非下八字作一句讀大小夏侯

本異也書疏引鄭云年命者養愚之人尤憫焉故引以諫王也王  
鳴盛云釋言揭貪也郭注謂貪羨是也江云於此經言養愚似未  
安孫云殷自陽甲以來兄弟相及皆不永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  
年此不敢斥言前王故泛推天命人事也  
既孚命正厥德謂有永有不永○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  
正厥德古文也今文孚作附一作付○今文孚作附者殷紀作民  
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一作付○今文孚作附者殷紀作民  
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附付古今字音義皆同石經殘  
碑作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附付古今字音義皆同石經殘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附付古今字音義皆同石經殘  
句相屬為義江云民有不順之德不聽之罪與非天聽之罪謂惡深隱  
無人知聽識所不及者明神無不知之魁不為天所譴此天折之  
由也一說不聽罪若王制所謂四誅者不以聽罪大惡極當即誅  
之不待聽也天既付命正厥德者說文付與也言天付與我命惟  
自正厥德而已它非所問也故孔光言正德以順天也封禪書高  
宗懼祖已曰修德漢書郊祀志同指謂此語漢書五行傳武丁  
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亦取此正厥德及上正厥事為文也乃  
曰其如台祖已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乃其  
如台者殷紀作乃曰其柰何以訓詁釋經湯誓西伯戡黎皆有其  
如台之文史公俱作其柰何薛綜東京賦注如柰也台何聲之轉  
言惟正德可以禳災乃徒曰其柰何薛綜東京賦注如柰也台何聲之轉  
高宗恐懼博謀羣臣以柰何為問故祖已告之嗚呼王司敬民罔

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

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嗚呼王司

教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古文也今文司作嗣豐作禮昵作

弃道○司作嗣今文尚書也惠云古嗣字多省作司晉姜鼎銘云晉

段云司作嗣今文尚書也惠云古嗣字多省作司晉姜鼎銘云晉

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呂大臨考古圖王休嘯堂集錄古錄

薛尚功鐘鼎款識宣和博古圖皆釋司為嗣此司字史記作嗣則

經亦古字省文言王嗣位敬民即無非天之繼嗣釋詁胤繼也孫

云天胤猶天子言陽甲已來先王有不永年者既嗣天位即為天

胤王當修敬也殷紀云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

立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陽甲崩弟盤庚立盤庚而更

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即高宗也自陽甲

以前有兄弟爭立廢適或不為適立廟未失禮也陽甲嫡長嗣位

盤庚不為立廟是為其常道故明之曰罔非天胤○典祀無豐

于昵者釋文引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段云昵本作尼經文昵衛

包所改釋文昵開寶改之正義云釋詁即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

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為近也案此可證經

作尼傳作尼近也正義引釋詁疏之所謂古文讀應爾雅也其下

文云尼與昵音義同則謂尼同昵以曉晚近假令經傳作昵何必

為此詞費羣經音辨云尼近也乃禮切書祀無豐于尼此據未改

之釋文孫云周禮鄭注豐厚也昵同昵說文昵日近也或作昵玉

篇昵謂親近也案四親廟最近為父廟故稱之為昵馬以昵為禰

廟者說文無禰字新附有之云秋畋也則古或借禰為之或漢隸

書己有廟字皆不可知也今文豐作禮尼作弃道者殷紀云常祀  
母禮于弃道典常訓詰字豐字形近豐禮或亦當爲豐也孫云弃  
道者盤庚尊廟而廢嫡長前王之祀高宗以子繼父亦不改其  
道是爲弃道穀梁文二年傳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云先親而後  
祖也逆祀也何休注高宗殷之賢王猶祭豐於廟以致雉雉之變  
然後率修常禮故史公以豐于昵爲弃道也通典引賀循議以盤  
庚不序陽甲之廟是陽甲無廟祀詩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廟  
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疏云其不修者  
蓋小辛小乙耳案盤庚不爲陽甲立廟小辛繼世又值殷衰未能  
修復廟祀高宗繼小乙居喪盡禮其於父廟祀必豐而世父之廟  
不序猶承盤庚之失故於祭成湯廟之明日有雉雉之祥既感祖  
己之言乃修建寢廟喪服四制云禮廢而復起尙書大傳云武丁  
思先王之政繼絕世是殷時至高宗始有興廢之事如殷武詩所  
言寢成孔安也知寢卽廟者隸僕掌五寢之婦除糞洒之事注云  
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殷武疏云經止有寢耳  
箋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明亦修廟是也殷之廟制據  
詩烈祖疏引禮稽命徵云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契爲始祖湯爲  
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何休公羊注云禮天子立五廟  
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禮器疏引  
五經異義云兄弟無相後之道則高宗時陽甲廟猶在不毀之列  
祖己所以言常祀應修母得獨豐于近也然則立陽甲之廟禮當  
如何公羊何注云兄弟無後兄之禮爲亂昭穆之位失父子之親  
典引賀循議云若兄弟無後兄之禮爲亂昭穆之位失父子之親  
禮之常例也又云殷人六廟止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襲

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案成湯以下至於  
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惟六易乾鑿度曰殷  
爲陽甲立廟而以盤庚小辛小乙共爲四室至紂祭時昭則同爲  
昭穆則同爲穆也以通典引華恆議以爲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  
爲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是知陽甲之廟當一廟四室共爲  
一代也高宗修寢廟之禮雖無  
文可知大率宜以父附陽甲矣

尙書

孔傳參正十三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西伯戡黎

○書序殷始咎周周人秉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

年質虞芮二年伐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耿夷紂乃囚之四友獻

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又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

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而稱王周紀於獻寶被赦虞芮

質成之後云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

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邢明年伐崇明年西伯崩案大傳以為

伐者在受命之五年史記以為在受命之四年大傳以為文王被

囚在三伐皆勝之後史記以為被囚而出乃伐諸國大傳以為六

年伐崇乃稱王春秋元命包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

六始稱王春秋元命包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

侯虎緯侯與大傳合大傳又於散宜生獻寶之後云紂大說曰非

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與前云出而伐耆不同者蓋五年

伐耆六年伐崇其事相連紂使文王伐崇文王先伐耆乃伐崇也

吳中本大傳云西伯既伐耆紂囚之羑里以伐耆在被囚前與詩

文王序疏禮文王世子疏所引大傳皆不合其文蓋誤文王三伐

皆勝紂畏惡之其事猶可解說若伐耆入紂圻內祖伊有訖命之

告使紂於此時囚西伯恐非獻寶所能釋矣韓非子云文王侵孟

克莒舉鄆而紂惡之文王乃懼入洛西之地請解炮烙之刑天下  
 皆說又曰紂以其大得人心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  
 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是韓非以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與大  
 傳合孟即邢莒即伐密以遇祖莒之莒舉鄆蓋因伐耿夷而舉其  
 地也先謙案大傳史記皆以遇祖莒之莒舉鄆蓋因伐耿夷而舉其  
 陽所傳之不同也左襄三十一文說戰黎之年先後互異則夏侯歐  
 年則當在斷虞芮訟之前戰國趙策魯仲連云拘之羑里之庫百  
 日其言被囚之年久暫不同與四年被囚五年得免相證合疑七  
 年非也據殷紀文王問紂脯鄂侯而數紂囚之羑里閔天之徒獻  
 寶紂赦之文王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  
 使得征伐為西伯西伯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歸西伯及西伯伐  
 飢滅之云云合周紀觀之虞芮質成諸事在為西伯後為西伯在  
 被囚赦免後情事至順若未賜弓矢鉄鉞命為西伯之前而肆行  
 征伐圖拓疆土則叛臣矣豈文王之所為而暴虐如紂尚能囚而  
 復赦邪若謂三伐而勝紂知惡之赦而伐者反然無  
 動此於情理不合以是疑大傳韓非之未為得實也

西伯既戡黎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西伯既戡黎今文與

作堪黎一作藝文志攷證云大傳以西伯戡黎為戡者一作西伯戡者

同一作伐者見上周紀云敗者國尚書大傳曰伐者克也釋此經

及祖伊以西伯昌之修德滅厥國徐鍾注歸之歸宋世家



一作戔一作堪黎一作舊者說文戔下云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  
西伯既戔黎段云蓋壁書作戔後易爲戔或易爲堪一作堪者釋  
詁堪勝也郭注引書西伯堪黎書疏引爾雅作戔勝古音勝任之  
勝與勝敗之勝不分平去合克堪用德戔定厥功惟時二人弗戔  
讀之可見黎一作舊者說文戔下云戔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  
勛聲炳祐商書西伯戔黎段云說文此戔字蓋本作戔戈部黎字  
蓋本作舊皆後人改也書疏及詩二南譜疏引鄭云西伯戔黎入  
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也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戔黎入  
紂圻內珠云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鄭注殷  
之州長曰伯此雍州伯是八州入伯之一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  
程三年遭天之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是文王  
兼牧三州也知兼梁荆者詩序云文王化行江漢之域是荆州之  
地梁在荆西雍南兼之可知也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注應劭曰黎  
侯國今黎亭是今山西長治縣西南距紂都朝歌在千里內其寓  
衛之黎侯在魏郡黎陽縣今河南濬縣西南非此黎江云大宗伯  
入命作牧先鄭注一州之牧又云九命作伯後鄭注上公有功德  
者加命爲二伯楚詞天問伯昌號衰乘鞭作牧王逸注文王爲雍  
州牧與鄭說合文王是州牧之伯非東西二伯之伯王肅欲爲異  
說以爭勝謂西伯爲二伯之伯明知己說無稽又僞作孔叢子託  
諸子思述子夏之言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文王因之得專征  
伐與己說相援期申己而誦鄭是說惑人不可不辨皮云班固典  
引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形孤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  
恪班用今文而亦同古作黎或夏侯尚書同於古文或後人用古  
文改之班云以方伯統牧則以西伯爲二伯豈始爲州牧後爲二

伯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文王率諸侯以事紂

○祖伊恐四句古文也今文無天子二字○無天子二字者殷紀

作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告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無天子

二字紂之臣云云以敘事體遠經也周本紀殷之祖伊聞之懼以

告紂宋世家及祖伊以周西伯之修德滅虜國懼禍至以告紂並

用經文殷高宗時有祖已知祖姓是殷世臣天既訖我殷命者訖

同迄釋詁止也止我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

殷命謂天命終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今文與古文同格一作假罔一作無人一

作爾○今文同者論衡卜筮篇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蓍輒

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

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何則人心神

意同吉凶也王充以賢者訓格人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同格一作

假罔一作無者殷紀如此下罔不欲喪作罔此蓋用今文本作無

也格假通用字人一作爾者潛夫論卜列篇尚書曰假爾元龜罔

敢知吉疑用夏侯尚書與史公王充用歐陽尚書不同蓋據曲禮

假爾泰龜有常之義以此為命龜之詞史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

王淫戲用自絕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過戲怠用自絕於先王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過戲怠用自絕於先王也

後人惟王淫虐用自絕惟作維戲作虐者戲紀作非先王不相我

民是鄭本亦作虐淫過也紂之惡暴虐尤甚何止淫戲今文義故  
長江云虐从虐七人戲字偏傍之虐亦从虐戲當爲虐字之誤故

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

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故天

棄我四句古文也今文虞下多知字僞傳竊取爲注○虞下多知

字者殷紀作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康安故

訓字集解引鄭云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

也不得有安食王猶不度知天性不違循典法言其昏亂今我

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摯至也民無

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

言○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古

文也今文弗作不摯作胡不至古文摯一作摯○弗作不者殷

紀作今我民罔不欲喪論衡藝增篇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

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

言無不增之也紂雖至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  
紂也江云紂恩惟惡臣蒙之良臣則否況民安得蒙恩乎良臣雖  
不蒙恩無欲紂亡者即祖伊奔告亦惟恐王亡若民則不堪虐政  
實無不欲王亡祖伊固言我民罔不欲喪不言臣也安得以爲增  
諸論衡說非案弗不今古文之異○曰天曷不降威云云者殷紀  
作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柰何摯作至故訓字民望  
天降威與大命之至急欲革命去暴主也唐開成石經於命不二

字之閒旁添胡字蓋依史記增之如台爲柰何說見前古文擊作  
藝者說文藝下云至也从女執聲周誦之書曰大命不藝段云壁  
書作藝後易爲擊藝執聲今本說文誤作擊執聲

不有命在天○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文同者殷紀作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周紀紂曰不有天命乎

是何能爲宋世家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並增文以  
顯經意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言汝罪惡  
洊嗚呼

衆多參列於上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祖伊反  
曰今文與古文同反一作返參一作衆乃能責命于天今文無微

僞傳云反報紂謬○祖伊反曰者殷紀同下云紂不可諫矣總括  
經文反一作返者說文返下云還也从辵反反亦聲商書曰祖伊

返嗚呼紂紂藏收碑諱反返古通用參一作衆者釋文引馬云參  
字作累在上段云此條經開寶中竄改文理不可解玉篇公力捶

反累墜爲牆壁也尙書以爲參字此未經孫強輩改竄處蓋尙書  
本从公而孔讀爲參釋文公七南反馬力捶反累也罪多累在上

公衆古通用積累字古多作衆累乃俗字汗簡四聲韻皆云衆字  
見石經尙書散黎篇孔傳或有公讀爲參之語衛包並刪之耳陳

云據汗簡所見石經今文尙書作衆公衆今古文之異壁書皆古  
文故用公字也乃能責命于天者孫云廣雅釋詁讓責也言紂罪

衆多森列在天豈能  
責讓天之降罰乎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亡指汝功

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殷之即喪三  
句今文無微○殷之即喪云云者江云功事也殷之即於喪亡指  
斥汝所爲之事不能無戮於爾國言後王將數其罪而戮之後武  
王誅紂懸首大赤是其驗矣先謙案指乃功者言殷之前王雖有  
興衰無大失德不至即喪其立  
見敗亡者由紂一人之事也

### 微子第十七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微子

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无道○殷紂紂愈淫亂不止

紂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宋微子世家微子  
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云云武  
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合殷紀宋世家觀之微子與太師少師偕行紀言太師少師持其  
祭樂器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  
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微子多古文  
說所用古文  
說今無可攷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

若曰父師少師古文也今文作太師少師僞傳用鄭說○今文作  
太師少師者宋世家云乃問於太師少師曰微子者周本紀帝乙

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祢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宋世家  
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此今文說書疏及論  
語微子篇皇侃疏引鄭云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紂之諸父微子  
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爲妻也故微子  
大而庶紂小而嫡也此古文說呂覽當務篇紂同母兄弟三人長  
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  
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此鄭說所本禮王  
制疏引鄭志云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尙書有微子箕子何答  
云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孫云水經  
注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鄆京相璠  
曰公羊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  
曰有微子冢此在今山東東平州境疑采地亦在是郡國志薄故  
屬山陽湯所都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  
微子冢元和郡縣志沛縣微山上有微子冢去縣六十五里蒙縣  
西薄城湯冢當在今山東曹縣南沛今江南縣古宋地魯宋相鄰  
皆在殷千里畿內未知孰是微子若曰者周史述其誥太師少師  
如此言也太師少師者段云漢書禮樂志說殷紂時樂官師摯抱  
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適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太師摯適齊  
云云也故人表太師摯亞飯干三飯饒四飯缺鼓方叔播鼗武少  
師陽擊磬襄皆系之殷紂時周本紀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  
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是太師少師非微其甚明合周紀宋世家  
證之勸微子去者太師疵少師彊也摯卽疵陽卽彊音皆相近皮  
云人表疵彊列二等擊陽列三等是班氏不謂摯卽疵陽卽彊也  
豈亦如士會范武子二名並列乎書疏引鄭云箕子紂之諸父皇

侃論語疏引鄭云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太師之佐  
孤卿也時比干爲之漢書五行志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  
範是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而典之是箕子爲父師之證大傳  
云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漢書公卿表太師爲三公少  
師爲孤卿與六卿爲九此鄭說所本因古今  
文尚書太父互異故鄭別爲說不從史記也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殷其弗或亂正四  
方古文也今文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殷不有治政不治四  
方者宋世家如此弗不今古文之異書疏引鄭云或之言有也淮  
南高注廣雅釋詁並云或有也商頌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說文  
或域字同也亂作治正作政詁訓並通不有治政即弗或亂  
正也四方上多不治二字謂殷不有治政不復治四方矣我祖  
底遂陳于上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我祖底遂陳于上古  
遂陳于上集解引馬云我祖湯也孫云呂覽高注遂成也漢書李  
斐注陳道也言我祖成治道於上知我祖爲湯者以史記下文敗  
厥德作敗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紂也沈酗營敗  
湯德知之我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亂湯德於後世○我  
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沈一作湛酒一作沔○紂沈酗於酒者宋世  
家如此我作紂史公易之微子不忍言紂惡經云我者隱之亦親  
之國家之詞也史公易作紂使人易曉沈酗作沈酒者漢書敘傳  
班伯曰沈酒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用此經文是今文作沈酒非  
史公所改楊雄徐州牧箴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酒于酒而忘其

東作益州牧箴帝有榮紂沈瀕嶺僻易林賁之乾帝辛沈瀕沈一  
作湛瀕一作沔者史記自序帝辛湛瀕漢書五行志湛瀕于酒禮  
樂志湛瀕自若霍光傳奏昌邑王湛瀕于酒皆用今文韓詩說云  
齊顏色均多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瀕君子不可以沈不可  
以瀕孫云酺當爲酺說文酺醉營也書疏引作酺俗字釋文營音  
詠○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者宋世家如此用字上屬爲句史  
公厥改湯亦使人易曉孫云太誓云紂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  
淫聲以悅婦人則此言婦人是用敗湯德于下正謂棄其先祖之  
樂爲淫聲也太師將抱樂器奔周故先言此皮云漢書谷永傳災  
異對曰沈瀕荒淫婦言是從又黑龍見東萊對曰臣聞三代所以  
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瀕于酒五行志谷永對曰  
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由婦人羣小湛瀕于酒是永所據今文  
尙書有婦人是用句與史記合列女傳殷紂妲己傳云比干諫曰  
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不修先王典法所謂敗湯  
德也史記集解引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草野竊盜又爲姦宄  
馬云下下世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於內外○殷罔不小  
大好草竊姦宄古文也今文作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姦○殷既小  
大好草竊姦姦者宋世家如此皮云穀梁桓三年傳既者盡也廣  
雅釋詁既盡也盡與罔不義近故今文作既江云無逸至于小大  
鄭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草竊者呂氏春秋辨土篇凡耕之  
道母與三盜任地夫大罽小畝爲青魚肱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  
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  
也故去此三盜而後粟可多也孟子盡心篇引孔子曰惡莠恐其  
亂苗也然則害苗者莠草竊是莠害苗也民爲盜竊以病善良亦



如莠之害苗則此言草竊是以莠比況盜也國語長魚矯曰亂在內爲軌在外爲姦里革曰竊實者爲軌用軌之財者爲姦軌充聲

同通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六卿典士相師效爲非

借中者○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古文也今文作卿

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今文作卿士師師非度皆有

罪辜乃無維獲者宋世家如此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孫云師

云非但小人學爲姦充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孫云師

者上師言眾下師言長或如梓材我有師師謂卿士師長不必如

馬所云也凡有辜罪乃罔恆獲者書疏引鄭云凡猶皆也集解引

鄭云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

江云作爲不法乃有辜罪是辜罪有常得也刑罰不中則有罪非

必其所當得故曰罔恆獲皆有罪辜乃無維獲者廣雅釋詁凡皆

也唯獨也維唯同義言此有罪之人不必獨能得之則所獲者無

恆詩瞻卬云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也鄭云羣

臣皆有是罪言皆有草竊姦充不法之罪云爵祿又無常得之者

鄭以獲爲得爵祿言罪既不當則爵人亦可以無常得之此經蓋

如牧誓所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

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言有罪逋逃者紂爲之

主不能卽獲致使民交相仇怨也陳云鄭注凡猶皆也史記作皆

蓋以訓詁代之皮云史公用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卿士既亂而小  
今文不必與鄭注古文同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卿士既亂而小  
爲敵讎言不和同○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卿士既亂而小  
竝興相爲敵讎 卿士既亂而小

敵讎者宋世家如此段云方與今文尚書當是旁與竝者旁之故

訓古音竝讀如旁皮云潛夫論述赦篇小民乃竝爲敵讎用此經

文與史記合是今文作竝史公非用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

故訓也鄭注屢相侵奪視上釋此文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

津涯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古文也今文作今殷其典喪若涉

水無津涯○今殷其典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者宋世家如此集解裴

駟云典國典也錢大昕云典讀如殄典喪者殄喪也攷工記轉欲

顧典鄭司農讀典爲殄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爲殄是

典腆與殄通皮云錢說是也列女傳云不修先王之典法則解典

爲國典義亦可通江云典喪則國無所倚恃與涉水無津涯之喻

正相當典與淪義訓絕異若尚書作淪史記必不以典易之故知

作典無疑禮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

士太卜典司六典鄭注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正此經所謂典典

所以爲國典亡則國將從之涉徒行厲水也津濟渡處涯水殷遂

邊地也若涉水無津涯言必沒溺以喻國無法守必亡也喪越至于今

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待久○殷遂喪越至于今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

馬云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釋詁粵於也越同粵遂曰父師

竟也漢書遂字皆訓爲竟言殷竟喪亡乃至於今日乎曰父師

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故欲遷出於荒野言愁悶○曰

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古文也今文作曰太師少

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僞傳云發疾生狂非○曰太師少師

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重呼告之○我其發出往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段云釋文正義索隱皆不言鄭與孔異蓋今文作往古文作狂鄭從今文讀狂爲往與告去說合孫云詩傳發行也往當爲佺說文佺遠行也言我當出行遠去今書作狂者楚詞抽思狂顧南行王逸注狂猶遠也○吾家耄遜于荒者史記集解引馬云卿大夫稱家書疏引鄭云耄昏亂也吾家保于喪者宋世家如此江云保安也我卿大夫安於喪亡之事恬不知畏亦言不與謀也皮云江說亦通然據史公云微子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釋此二句之義我其發出往者將遠出以避難言欲去也吾家保于喪者保守也喪亡也將居家以守死不去言欲死之也二句正言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之意故重呼太師少師告之

**今爾無指告予**

**顓臾若之何其**  
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顓臾墜如之何其救之○今爾無指告予顓臾若之何其古文也今文作今女無故告予顓臾如之何其○今女無故告予顓臾如之何其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躋猶墜也恐顓臾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云其語助也齊魯之閒聲如姬禮記曰何居案指當爲指說文指意也淮南高誘注國語韋昭注並云故意也是文異而義同言爾若無意相告我顓臾當柰之何孫云馬云躋猶墜者躋登又爲墜如亂之訓治徂之訓存也恐顓臾於非義者言恐去之非義則當死

**父師若曰王子**  
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父師若曰王子古文也今文作太師若曰王子○太師若曰王子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少師不若志在必死江云鄭以少師爲比干與史記不合且忠臣憂國之

心雖死不渝豈以志在死而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天

莫然置之不荅於義未安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天

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酗不可如何○天毒降災荒殷

邦方興沈酗于酒古文也今文作天篤下蕃亡殷國無方興沈酗

于酒○天篤下蕃亡殷國者宋世家如此說文毒厚也釋詁篤厚

也惠云平與令薛君碑又以竺爲毒古毒竺篤三字通大宛傳其

東南有身毒國卽天竺也竺古篤字降下故訓字荒亡聲近義通

邦國今古文之異○無方興沈酗于酒者宋世家如此江云六字

衍文天厚下災亡殷國乃不畏天威於文爲順實不容有此六字

蓋因前文有小民方興及我用沈酗于酒之言而誤衍其字於此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言起沈酗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

其教法紂故○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古文也今文作乃

母畏畏不用耆長無舊有位人○乃母畏畏者宋世家如此母無

字同無罔故訓字江云畏畏當爲畏威古威畏字同禮表記引甫

刑曰德威惟威鄭注德所威則人皆畏之是以威爲畏攷工記弓

人注故書畏作威此經重言畏畏兩字皆訓敬畏不詞故讀下畏

爲威○咈其耆長者說文咈下云違也从口弗聲周誦書曰咈其

耆長不用耆長者宋世家如此不用與違咈意同史公說經意或

今文本作不用耆長無可攷定說文耆下云老人面凍梨若垢○無舊

有位人者宋世家如此皮云此句疑今文本無之或經師以舊訓

老以有位人訓長誤入正文也先謙案無逸鄭注舊久也公羊莊

二十九年傳注舊故也凡久故皆年耄人論語泰伯篇故舊不遺

是舊卽耆也禮學記然後能爲長注長達官之長燕禮若賓若長

注長公卿之尊者是長  
即有位人也皮說是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寶曰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古文也今文作

乃陋淫神祇之祀○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云云者釋文

引馬云往盜曰竊史記集解引馬云天曰神地曰祇也犬人疏引

鄭云犧純毛牲體完具盜祀神御物罪重乃民攘竊而競相容

隱至將食之而以爲不有災禍墨子天志篇引泰誓云紂越厥夷

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是其證也今殷民

乃陋淫神祇之祀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

犧一云陋淫侵神祇孫云言祀牲不豐有司攘竊其經費陋者隱

也說苑臣道篇晏子隱君之賜淫者文選演連珠云時累不能淫

注淫侵也言有隱匿侵沒其賞者故徐廣引一云殷民侵神犧一

云陋淫侵降監殷民用以讎斂召敵讎不怠下視殷民所用治者

神祇也降監殷民云云者釋文讎鄭音疇馬本作讎云數也斂馬

無微○降監殷民云云者釋文讎鄭音疇馬本作讎云數也斂馬

鄭力豔反謂賦斂也案二讎字複馬作稠是也說文監臨下也言

其下臨殷民所以爲治惟煩數賦斂自召敵讎且力行不怠不知

其爲斂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

怨也罪合于一多瘠罔詔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罪合

于一二句今文無微○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者孫云說文合讀若

集漢書食貨志孟康注肉腐曰瘠太宰鄭注詔告也言罪集於紂

一人多致死亡罔所告誦也江云君臣同惡相濟故曰罪商今其

有災我興受其敗○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

文敗一作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者孫云宋世家云今誠

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釋我興受其敗先謙案孫說是治者禮禮

運疏謂修治也喪服傳注治正也言商至今日令我誠得修正之

其或有災禍幸不至滅亡我願起而以身受其敗壞之咎雖死不

恨此釋經意也古文敗一作退者說文退下云數也从辵商其淪

貝齊周誥書曰我興受其退段云壁書敗字蓋皆如此作商其淪

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商其

淪喪三句今文與古文同○商其淪喪云云者孫云宋世家云為

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殺紂五釋商其淪喪至詔王子出迪

也先謙案孫說是言商其必淪喪即死終不得治安之我既無救

於國無用仕為臣僕不如遂去故我告王子惟有出行之一道也

禮運仕於公家曰臣仕於私家曰僕呂覽高注出去也我舊云刻

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隤乙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

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

我乃顛隤古文也今文我上有微子若曰刻作孩弗作不○我舊

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隤者釋文舊云馬云言也刻馬云侵刻

也孫云莊子釋文引司馬注刻削也與侵刻義同馬以為太師言

我舊時曾云紂當刻害於子而王子比干終不肯出是使我亦顯  
聖也今文我上有微子若曰刻作孩弗作不者論衡本性篇微子  
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  
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又云紂之惡在孩子之時孩  
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倖者弗不今古文之異孫云據此我上當  
有微子若曰四字刻作孩聲義並通性惡不出眾庶者釋名出推  
也推而前也言其資質不能在眾庶之前荀子勸學篇其出人不  
遠矣是也王充時猶見古尚書章句當本歐陽夏侯之義非臆說  
也先謙案據充引今文說王子屬紂言與上文王子指微子者不  
同我乃顛臆者微子自我與上文予顛臆合微子問太師詔以出  
迪乃言我君為孩子時性有不善我久已言之後為白靖人自獻  
王子時性惡不出凡眾今乃果致我顛臆為國慟也白靖人自獻  
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自靖人  
本作清謂澤也案馬義仍本今文說靖傳世洵洪氏隸釋補云綏民  
校尉熊君碑以自靖為自清是其證清為潔者言自潔其身以避  
亂釋詰靖治也自治亦即自潔意人人思自處之我不顧行遜言  
道以上對先王在天之靈是人自獻于先王也我出處語默非一途○  
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  
我不顧行遜今文無微○我不顧行遜者顧命鄭注同首曰顧釋  
言遜遜也孫炎注遁逃去也言我不能返顧而行遜矣朱世家於  
箕子為奴比干諫死後云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  
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  
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史終言其事

尙書

孔傳參正十四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泰誓

大會以誓眾。此梅氏古文之十四說詳書序姚際恒云伏  
醜詆敵國如後世檄文也亦有略數敵罪如甘湯牧諸誓今泰誓  
紀口不及軍政惟張目疾首洗垢索瘢若恐不盡古意蕩然矣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  
耳圖云朱子有古文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書考之如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

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十三祀二年皆不繼以時更考

逸書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

庚午臚益見朱子說確今此篇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

書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邪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

士明聽誓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惠云牧誓嗟我友邦冢君洛

話越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地所生惟父母靈神也天  
乃御事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地所生惟父母靈神也天  
云莊子達生篇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孝經天地之性人為貴○惠  
漢劉陶傳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梅賾以



陶通古文故 宣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眾民父母○閻

云中庸聰明足以有臨也詩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

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亂女色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

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以其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梅

云荀子君子篇以族論罪也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雖

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此族論罪也此因行雖如桀紂之句故蒐入誓詞孟

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此因行雖如桀紂之句故蒐入誓詞孟

子士無世官閻云古之仕者世祿不得世位世卿兩見識於公羊

傳似即起春秋之世然左襄二十五年傳太叔文子謂甯喜曰九

世之卿族甯氏出武公武公卒春秋前者三十六年春秋前有世

卿矣又考毛詩宣王有文武吉甫幽王則有赫赫師尹宣王有顯

父孔武幽王則有顯惟趣馬宣王有太師皇甫幽王則有皇甫卿

十皆相接連其為傳世無疑殆起自幽王世乎晚書云受官人以

世吾無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土高曰臺有木

徵焉 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梅云淮南子 焚

炙忠良劓剔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劓剔視之言暴虐

嚴王紂劓剔孕婦庶書鯀寡號咷無告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

帝王世紀曰紂劓剔比干妻以視其胎

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

冢君觀政于商

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

事也程云逸周書大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

後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亦縱先神祇不祀乃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惠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子之書豈墨子所見別有一篇大誓乎亦可以便下接孟乃曰吾有民有

命罔懲其侮

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

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扁

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亦縱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也又云大誓之

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闕

之立君以爲民也詞愈顯意愈警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

降為佑意覺索然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

不省作偽者何心○梅云孟子惟曰其

助上帝寵有罪無罪子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己志欲為民除

之四方梅云孟子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問云孟子引書

一段至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皆書詞蓋史臣所作孟子引書

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與引詩釋以此文王之勇也一例偽古

文欲竄入武王口中不得不去末二語又改天下為予此段在大

誓中曾有一毫似武王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

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優劣勝負可見○惠云左隱十一年傳不度德不量力問云左昭

二十四年傳長宏曰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度義本甚弘語以興起大誓之語今偽

孔不察襲此語於大誓之前又列諸大誓中豈有同德度義為大

誓之詞而下接以大誓曰之理邪且置逸書四句於中篇另換受

有臣億萬四句既無德字全不照應又增同力度德一句左傳度

作謀度解今作揆度之度同力度德猶可言同德度義便不可解

偽傳強為之解曰德鈞則秉義者強夫德既鈞矣又何謂之秉義

乎豈義在德之外更居德之上乎豈紂與武之德鈞而武獨為秉

義者乎即如其解又何以興起下引大誓離德同德之義謬不勝

矣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

三千而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

一心蓋史臣美武王之詞與中篇于湯有

光同今撰為

武王自語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紂之為惡一以貫之

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惠云左傳

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衣韓非

子曰是其貫將滿也墨子大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

發罪鈞梅云湯誓有夏多罪天命誅之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

之罰

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眾致天罰於紂○惠云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

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王制曰天子將出類天矜于民

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又云受命于祖詩乃立冢土天矜于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

下民左襄二十一年傳穆叔引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昭元年子羽引同杜注今尚書泰誓亦無此文故諸儒

疑之孔疏今尚書泰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等所注者也

惟東晉泰誓則傳記所引泰誓悉皆有之周語單襄公鄭語

史伯並引此二句章昭注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爾尚

弼子一人永清四海

穢惡除則四海長清○惠

時哉弗可失

言今

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梅云時哉弗可失乃闕通告

韓信之言閻云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

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晉語姜氏告公子亦曰時不可失吳子因

楚喪而伐之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皆是取人國者之詞若

武王伐紂有天下所請迫而起不得已而應何至出語如秦穆吳光哉縱上文云永清四海志在天下然涉急欲有功之心非武王也

泰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

程云洛諸我卜河朔黎水間云周本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武王乃作大誓告于眾庶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是三

篇俱作於河北之孟津於河南洛北無涉禹貢又東至于孟津僞傳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此傳出魏晉閒已

錯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為孟津書與傳同出一手故上篇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中篇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前誓河南此誓河

北截然兩地案孟津之漸譌而南自東漢始更始二年使朱鮪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時孟津猶在北靈帝中十六

年何進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於河南歷代浸久土俗傳譌原不足怪獨怪武成三代閒人所

作忽認南為北如東漢羣后以師畢會諸侯盡王乃徇師而誓曰中葉後人之稱孟津者

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我聞吉

梅云湯誓格爾眾庶悉聽朕言

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

○梅云吉人見易大傳凶人見左文十八年傳詩小雅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行無法度

故曰力行○梅云孟子子力行之多士惟爾供無度

播棄犁老昵比罪人

貽背之奇稱犁老

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梅云吳語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

孩童焉比謀攸誓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昵比

罪人也惠云尸子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奔黎老之言而用姑息

之謀墨子尚鬼篇昔者殷王紂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

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梅云微子我用沈酗于酒

朋家作仇

脅權相滅無辜顓天穢德彰聞

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顓呼也民皆呼天告冤無

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梅云左傳九年傳卻芮曰亡

人無黨有黨必有仇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召詰以哀顓天康

詰顯聞于天湯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梅云洪範惟天陰騭

並告無辜于上下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桀不能順天流毒

下民董子曰人君承天意以從事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

凶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

惟受罪浮于桀

表記惟欲行剝喪元良賊虐諫輔

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

謂

之浮於名也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

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謂

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言紂所以罪過於桀○程云墨子非命篇

泰誓之言於去發日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

王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梅云詩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天其以予乂民

用我治民當除惡○梅云

立政以義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

之占○梅云左昭六年傳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周語受單襄公曰吾聞之泰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云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梅云左昭二十四年傳長宏引大誓曰紂有

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襄二十九年傳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我治

臣雖少而心德同○梅云長宏又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

成二年傳臧宣叔曰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論語亦引武

王曰予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之少仁人○閻云論語堯曰篇難

亂臣十人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孔安國注親而不賢不忠

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案安國於論語周親仁人引管蔡微箕以釋之是周之才不如商於尚書則釋周爲至言紂至親不如周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懸絕如是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墨子兼愛篇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變夷醜貉雖有

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玩其文義是武王既定天下  
後望祀山川或初還守岱宗禱神之詞非伐紂時事也惠云闕說  
是時紂尚在武王不得稱王大明之詩至牧野臨敵猶曰維予侯  
與則知伐紂以前無稱王之事也橫渠張子謂一日之間天命未  
絕猶是君臣由此言之易王用享于西山王用享于帝其非文  
王明矣又雖有周親四語本相連屬今梅賾斷章取義何也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  
天聽自我民聽○梅云孟子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  
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至○惠云見上說苑書曰百姓有罪  
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此湯初興師告誡羣衆之言今入武王口中其時武王師已次河  
朔羣后畢會何必為此言不幾昧目而道黑白邪惠云孟子大誓  
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趙岐注大  
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  
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下湯戮其  
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也於湯又有光明  
○說見上闕云孟子引大誓必史臣美武王之詞非武王自語武  
王除殘之功固高於湯然禮記引大誓曰子克受非○勛哉夫子罔  
予武云云今侈然自多其功聖人氣象豈至於此  
或無畏寧執非敵○敵之志伐之則克矣○梅云牧誓勛哉夫子罔



云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宣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案無畏云云武王之詞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詞今皆以為武王口氣不愈失孟子之文義乎且詳玩所引王曰之文是至商郊慰安百姓之詞與河朔誓師紀不相蒙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者也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詩者定爾功秦本紀以克永世闕云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似本漢書刑法志引書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微易其文而竄入之二語即

今文大誓文也

### 秦誓下第三

### 周書

#### 孔氏傳

#### 王先謙參正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眾士百夫長已

上○此梅氏古文之十六閭云史家有追書之詞每以後之官名制度敘前代事其類甚多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所以厲六師也時武王僅三軍六師未備觀牧誓可見州鳩以有天下之制稱之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武王所統軍而曰大巡六師則大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不可偽書以追書為實稱其誤如此

顯道厥類惟彰

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惠云墨子非命篇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

甚章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輕狎五常之敬侮慢不行大為怠情不敬天地神明○梅云甘

誓有扈氏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梅云西伯戡黎惟王淫戲用自絕

威侮五行戰國策燕昭王曰我有結怨深怒于齊惠云

漢書霍光傳光謂昌邑王曰王行自絕于天

之心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脰耐寒斬而視之比于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惠云淮南主術訓紂斷朝涉

之脰而萬民叛倣真訓剖賢人之甚○惠云淮南主術訓紂斷朝涉

折才士之脰高誘注賢人比干也

及遠○梅云洪範惟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同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

作威呂刑殺戮無辜

反放退之○梅云牧誓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擒取崇信二字左宣

四年傳王孫滿曰商紂暴虐其下有姦同昏亂之句襄十四年傳

劉定公曰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梅云詩咨汝殷商雖無

師保萬民

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其聽是屏棄典刑也先

謙案殷本紀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

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衰惡事作過制以誘上心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祖宗之樂通作淫聲用變

厥肆祀弗咨禮王制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月令母或作為淫巧

以誘上心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祖宗之樂通作淫聲用變

以誘上心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祖宗之樂通作淫聲用變

以誘上心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祖宗之樂通作淫聲用變

亂正聲以悅婦人禮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惠云墨子非  
命篇於去發曰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梅云多方天降時喪爾其  
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勸勉不怠○先謙案周本紀師畢  
莘同義梅云湯誓爾尚輔予一人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  
致天之罰牧誓惟恭行天之罰  
維武王邁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紂惡○惠云牧誓古人有言曰  
維梅云荀子議兵篇暴國之君其民之視我歡若父母反顧其上  
若仇讎淮南道應訓尹佚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  
讎也昔夏商之民反讎桀紂而臣湯武程云周書芮良夫解德則  
民戴否則民讎又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  
害民乃非后惟其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也大作威殺無  
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梅云荀子議兵篇湯武之誅  
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多方洪惟圖天之命  
願炎武云商之德澤深矣尺土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  
王伐紂乃曰乃汝世讎曰殄殲乃讎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何至并  
其先世而讎之邪閻云此若當時百姓未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  
知讎紂而武王責嗾使之者意其甚矣  
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為天下惡本○梅云左襄元年傳伍員  
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戰國策秦客卿造曰詩云樹  
德莫如滋除  
害莫如盡  
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  
絕盡紂○梅云詩

惟予小子大謏肆予告我友爾眾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  
邦君盤庚我乃劓殄滅之敵爲果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梅云左宣元年  
傳君子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毅敵爲果毅功多有  
厚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勤之戮以威之○梅云宣元年嗚呼惟我  
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眾也言其明  
○梅云禮記惟朕文考惠云墨子兼愛篇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  
乍熙光于四方于西土又云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  
于四方于西土周書大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眾  
舊曰斯用顯我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方之國三分天下而  
有其二○惠云惟我有周出墨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  
子引見上廟命誕受美若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功  
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惠云禮坊記大  
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無良鄭注此武王誓眾以伐紂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之詞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小子無良

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說見上

尙書

孔傳參正十五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牧誓

至牧野而誓眾。○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

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書序武

矢于牧野疏引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埤野古

字耳玉裁案此十七字鄭注也其下文云今本又不同者疏謂今

本詩與禮記也此可證鄭本尙書作牧不作埤說文埤下云朝歌

南七十里地引周書武王與紂戰于埤野此埤中故書孔安國以

今文字讀之改爲牧而傳本因之埤牧不一如周官之有故書儀

禮之有古文今文也埤一作埤此乃體之小異每亦母聲也若玉

篇云埤古文尙書作埤此則宋陳彭年輩重修之語所謂古文尙

書者謂郭忠恕爲之釋文傳至

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者耳

時甲子昧爽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日○

甲子昧爽者周紀如此集解引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

之正月周之二月也孫云據此今文有二月漢書律厯志云序曰

一月戊午師渡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埤夜

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

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成劉商王紂但史公以此二月爲  
十一年二月甲子律麻志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  
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是以爲十三年二月  
蓋今文古文各從文王受命數年之異也史公以虞芮質成之年  
爲文王受命則文王七年崩若不異也皮云案史公用今文尙書則  
成之前矣其云二月甲子或不異也皮云案史公用今文尙書則  
時甲子三字今文當作二月甲子四字而二月字又當從徐廣所  
據一本作正月齊世家云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是其明證  
古文書序云一月戊午史記引今文書序云十二月戊午戊午距  
甲子僅七日不得相隔兩月故古文以戊午爲一月則當以甲子  
爲二月今文以戊午爲十二月則當以甲子爲正月周紀作二月  
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史公以爲文王受命七年崩者本於大傳文  
王受命七年而崩史記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  
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史記公用魯詩亦今文家說以斷虞芮之訟爲  
受命之年正與大傳一年質虞芮相合則史公必同伏生之義十  
年而崩是七年而崩之譌七十形近致誤太誓武成孔疏皆云史  
記言文王受命七年崩是孔氏作疏時所見史記尙是七年不誤  
張守節所據本已作十年張云十當爲九卽據僞武成爲說不知  
史公不見僞書也史記又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九年當蒙文王  
受命七年數之文王七年而崩又二年爲九年所謂再期觀兵也  
觀兵還師又二年伐紂則爲十一年故史記云十一年十二月戊  
午師畢渡孟津與書序云維十有一年故史記云十一年十二月  
孟津正合書序並無脫文其作一月與史記十二月相差一月乃  
殷正周正之異書序孔子所作大傳伏生所傳史記亦用伏生今

文三書皆相符合漢志所以與史記不合者用劉歆三統術劉歆又本於逸周書文王受命之九年劉向以為周書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見漢書藝文志注故歆用父說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觀兵為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為十三年偽孔從之較史記皆差二年與書序大傳皆不合後人多沿其誤以疑書序詆史記實為大謬或又以逸周書所云受命乃受西伯專征之命亦調停之說鄭據伏生今文兼取劉歆之說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崩後六年武王伐紂伐紂後五年而崩參用今古文說與再期觀兵須暇五年之數不合皆不如今文說之塙而有據也釋文引馬爽之義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甲子朝誓將與紂戰○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古文也今文王上多武字說文云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地偽傳三十里誤○王上多武字者周紀作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孫云詩大明鄭箋引此經作武王閼宮疏同疑偽傳刪武字也史臣追加之文如湯誓稱王後人不省耳書疏引鄭云郊外曰野將戰於郊故至牧野而誓漢書律厯志作牧塹亦今文異字大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漢書律厯志作牧塹亦今以待旦陳云禮祭統舞莫重於武宿夜疏引皇氏云師說書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云云武宿夜其樂名也蓋此舞樂即象當時士卒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逝矣西土之人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逝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逝矣西土之

人古文也。今文王上多武字。王上多武字者，周紀如此。迭作遠，故訓字釋文。錢本又作戌，說文戌大斧也。从戈，亡聲。司馬法曰：夏執元戎，殷執白戚，周左枝黃戎，右秉白旄。釋文引馬云：白旄，旄牛尾。段云：釋詁，遠也。郭注：書曰：湯矣，西土之人，北齊書文苑傳，顏之推觀我生賦云：湯西土之有眾文，選李善注兩引書，皆作湯。是唐初本尚作湯。說文迭遠也。古文作湯，衛包據以改經，而開寶中又改釋。王曰：嗟我友邦豕君。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紂。王曰：嗟我友邦，作有國。王上多武字，友邦，作有國者，周紀作武王御事司日。嗟我有國豕君邦國，今古文之異，集解引馬云：豕大也。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徒司馬司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事者，周紀作司徒司馬司空，王鳴盛云：太誓乃告司徒司馬司空，此文與彼同解，亦當同。伏生大傳於彼文引傳以說之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司空，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攷官數，虞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鄭以爲夏制，伏於虞傳言三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則止有六卿，此益爲九卿，是夏之異於虞者，亦不知所益何卿。殷又不可攷，若周禮六卿之制，當自武王時已定，則周制異於夏，同於虞，伏生何以據夏制說之，殊不可解。依注疏，以此經爲軍中有職掌之人，不必從伏也。皮云：王說非也。伏生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禮記昏義篇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其說皆同，蓋自虞夏以至周初皆



止有三公無六卿據此經與大傳史記所引太誓乃召司徒司馬司空諸節皆止有司徒司馬司空可證據觀周禮六卿之制定於周公制禮之後故顧命召太保奭等乃有六人王鳴盛謂武王時已定何以牧誓與太誓皆止三公無六卿又從注疏謬說以此爲軍中有職掌之人乎以周禮解前代官制誤始鄭君王專阿鄭寧從僞孔而不從伏此亞旅師氏亞次旅眾也眾大夫其位次卿師氏今文與古文大惑不解者此亞旅師氏官以兵守門者○亞旅師氏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周紀如此亞旅者釋言亞次也釋詁旅眾也左文十五年傳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請承命於亞旅注亞旅皆大夫也疏引此經爲證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旅皆一命之服注亞旅大夫也疏云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故魯賜以三命之服亞旅大夫故受一命之服周禮大夫再命此一命者春秋時事異於周禮據此亞旅爲大夫甚明師氏者地官序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注云舉猶行也又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是師氏亦大夫從千夫長百夫長今文與古文同書疏引王肅云師長卒長百人爲卒與僞傳師卒帥合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今文同者周紀如此書疏引鄭云師帥旅帥也夏官序官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也皆下大夫故鄭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旅帥也及庸蜀羌

擊微盧彭漢人

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史擊

蜀羌擊微盧彭漢人古文也今文盧作鑑王鳴盛云傳羌在西蜀

史然史者蜀夷別名後漢始見董卓傳呂布軍有史兵劉焉傳遣

史兵五千劉璋傳送史兵三百人張嶷傳史數反武侯出師表

資史青羌徧檢史漢西南夷傳並無史字蓋出明章以後武帝時

無此夷名亦魏晉人假託之證庸即上庸今房縣地在江北漢南

傳云庸漢在江漢之南殊不分明先謙案建寧辰州兩處漢人皆

與江漢無涉○盧作鑑者周紀作及庸蜀羌擊微鑑彭漢人集解

引馬云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及者左宣七年傳凡師出與謀曰

及庸者見文十六年傳為楚所滅杜注今上庸縣案今湖北鄖陽

府房縣地論衡恢國篇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蜀者華陽

國志云黃帝為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封其

支庶於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羌者說文西戎

牧羊人也詩商頌自彼氐羌擊者後漢西羌傳武王克商羌擊率

師會牧野亦與擊通詩角弓如蠻如髦傳云髦夷髦也箋髦西夷

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括地志岷洮等州以南皆是也微者

國以南為古擊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慈靜等州以南皆是也微者

立政篇有夷微盧丞傳記無攷盧者左桓十三年傳盧戎釋文本

或作盧文十六年傳楚使盧侵庸史記作鑑者說文鑑布縷也釋

器同盧作鑑同音借字彭者王鳴盛云後漢岑彭傳征公孫述至

武陽所營地名彭亡惡之夜為刺客所殺光武紀李注武陽縣屬

犍為郡故城在眉州隆山縣東案今彭山縣即漢武陽也蓋彭國

故墟故有彭亡之名漢者周書王會解正南之國有百濮又卜人

以丹沙孔晃注卜人西南蠻丹沙所出王應麟補注卜即漢人禹  
貢荊州丹砂通典辰州貢光明砂四斤則今湖南辰州府古漢地  
也爾雅南至于漢鉛杜預釋例云建寧郡南有漢夷無君長總稱  
統各以邑落自聚故曰百濮又稱叟濮李恢傳賦出叟濮是也稱  
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也戈戟干楯也○稱爾戈比爾  
今文同者周紀如此釋言偁舉也郭注書曰偁爾戈段云此如左  
宣十六年傳禹偁善人見於玉篇者乃古本也俗本作稱蓋亦衛  
包所改考工冶氏鄭注戈今勾子戟也或謂之雞頭或謂之擁頸  
說文比相次比也釋言干捍也孫炎注干盾所以自蔽捍故云干  
盾也江云攷工記有箇牙夷矛此蓋箇牙記言車有六等之數箇  
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斯最崇矣夷矛三尋大長不  
與六等之數是兵車不建夷矛此止是箇牙矣鹽鐵論繇役篇王  
云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王  
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  
○今文同者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于牧野誓師曰古人有  
言曰牝雞無晨昔下十二字變文述事非有異本也一言下無曰  
字者周紀作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列女傳姬已傳亦引書曰  
牝雞無晨詩蕩疏引鄭云以古賢之言爲驗說文雞知時畜也晨  
早味爽也春秋說題詞云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  
陽出雞鳴以類感也詩傳飛曰雄雌走曰牝牡亦通稱此經及詩  
雄狐是也段云釋文牝類忍反徐扶死反可證開寶間不知古音乃  
如月令遊牝鄭風驂牝皆云徐扶死反可證開寶間不知古音乃

改類其可笑如此。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

忍反其可笑如此。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

夫政則國亡。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

周紀漢書五行志列女傳姐已傳引茲如此。蔡邕答詔問災異同。

後漢崔琦傳外戚箴倒用二句。文楊震傳震上疏曰書戒牝雞散。

鳴易傳云婦人專政國不靖。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

也。漢書外戚傳班婕妤賦云悲晨婦之作戒。注張晏曰書云牝雞。

之晨維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先謙案周紀當作維。今作惟者。

刊本誤。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言是用古文也。今文作今商王受惟。

維婦人言是用一作今殷王紂惟婦言用。今殷王紂惟婦人言。

是用者周紀如此。今殷王紂惟婦言用者漢書五行志如此。蓋夏

侯歐陽兩本不同。唐石經惟婦言是用者漢書五行志如此。蓋夏

云凡今文作紂凡古文作受。史漢無言受者正義云鄭云紂帝乙

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就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偽

乳傳云受紂也。音相亂本鄭注馬云受讀曰紂。此依今文為注也。

又云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此馬廣異聞也。紂與受非名

也。據馬鄭云號曰受。就與名不同。史記云帝辛天下為禍。紂之紂亦

謂天下號以紂耳。蓋法殘義損善曰紂。則周公以後因商紂立此

文紂本非諡也。又云周書克殷解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孔晁注

受德紂字也。然周紀錄周書作殷之末孫季紂立政。榮德受德一

例不得云榮德為就也。詩大明正義引鄭注書序云紂之母生受

德此全本呂覽未可深信。古文尚書外他書皆言紂不言受。同音

異字耳。惟周紀云貶從殷王受此語在周書度邑解故作殷王受

也惟婦言是用者殷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昏棄厥肆祀弗荅昏亂肆陳荅

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昏棄厥肆祀弗荅古文也今文作自

棄其先祖肆祀不荅○自棄其先祖肆祀不荅者周紀如此集解

引鄭云肆祭名荅問也王引之云昏蔑也蔑讓曰泯左傳若泯棄

之泯棄猶蔑棄也周語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泯蔑聲之轉孫云

肆祀為先祖祀者大祀凡大禋祀肆享注肆享祭宗廟也典瑞以

肆先王注謂肆解牲體以祭因為名是肆為祭先祖也鄉射禮

鄭注荅對也此荅當讀如對越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祖

在天之對釋言郭注當者應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之昆弟

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迪古文也今文遺上多家國二字王一作任○遺上多家國二字

者周紀作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國字句絕厥其迪用

故訓字段云漢時民間所得太誓史公徵引之有離湯其王父母

弟集解引鄭注云王父母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

劉云古稱王父猶言伯父叔父晉語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

王父王父不敢不承是也江云釋詁迪進也不登進之即不用也

王一作任者隸釋載漢熹平石經殘碑作口口厥遺任父母弟不

迪莊述祖云任父者任保也保父即父師少師也母弟兼母兄言

之謂微子微仲呂覽以為皆紂之同母兄也俞樾云任乃誤字漢

隸王王二字往往無別此經王字漢人書作王字又加人旁作任

耳韓子外儲說左篇王登為中牟令呂覽知度篇作任登即其例

也皮云蔡邕等審定石經不應如此外誤夏侯尚書異說或與史

公所用歐陽說不同大傳盤庚篇引書曰湯任父言卑應言則今

文說有任父之義或謂遺任乃受遺任政者遺任父母弟謂乃惟

箕子也書疏引鄭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乃惟

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逋逃是崇是長

是長古文也今文惟作維○今文惟作維者石經殘碑作乃維四

方下屬殷紀作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今文惟作維者石經殘碑作乃維四

崇也謂楚之尊貴者紂於逃人乃尊長之也崇或為宗見下是

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使士事也乃尊長之也崇或為宗見下是

信是使無是以為大夫卿士○作是以為大夫卿士古文也今文作是

者周紀如此段云漢書谷永傳書曰通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

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永引書二十五字上十字顏

注此今文秦誓之辭下十五字顏注亦太誓之辭也此正分別謂

皆非牧誓之詞也惠棟議之誤矣上十字見周紀引秦誓下十五

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鄭注莊士二字作大夫卿士今本

古文也今文尤作載邑作國○尤作載邑作國者周紀作俾暴虐

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充軌聲近借字說文邑國也今子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今子發惟恭行天之罰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古文也今文惟恭作維恭今

古文皆作共一作龔不愆于作不過○今文惟恭作維共不愆于

作不過者周紀作今子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

步乃止齊焉惟維今古文之異愆過故訓字釋言愆作營云過也

共行猶奉行漢書翟方進傳兩言共行天罰是今文作共古文共

作恭則衛包所改也一作龔者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呂覽高誘

注鍾會檄蜀文孫盛論吳王及李賢李善注引尚書皆作龔蓋三

家異文段云龔給也與供皆得訓奉詩大明疏引鄭云好整好暇

用兵之術藝文類聚五十九引尚書及此下兩不愆皆作弗夫子

魯弗勝於不歐陽詢所據蓋善本足利古本上不字作弗夫子

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謂將士勉勵之

多則六七以為例○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

齊焉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周紀作夫子勉哉六伐七伐乃止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過愆故訓字石經殘碑作不愆于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是今文有六伐七伐禮樂記鄭注一

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四伐五伐禮樂記鄭注一

伐江聲王鳴盛據此以六伐七伐為行文非也勛哉夫子尚桓桓

桓桓武貌○勛哉夫子尚桓桓今文與古文同桓一作桓○今文

同者周紀作勛哉夫子尚桓桓集解引鄭云威武貌勛勉故訓字

說文勛勉也从力冒聲周書曰勛哉夫子段云古音冒勛皆讀如  
茂是以殷庚懋建大命今文作勛建顧命冒貢馬鄭王作勛讀如  
勛讀許玉反非古音皮云後漢高彪傳尚其桓桓孔彪碑爰尚桓  
桓爾雅釋訓桓桓威也廣雅釋訓桓桓武也楊雄趙充國頌趙起  
桓桓班固十八侯銘桓桓上將軍漢書敘傳長平桓桓樊敏碑桓桓  
大度史孝山出師頌桓桓上將軍皆用此經文桓一作桓者說文桓  
大行也从犬亘聲周書曰尚桓桓矣許存其元文於此其字本無正  
字讀之改從詩頌爾雅之桓桓矣許存其元文於此其字本無正  
字故或借犬行之桓如虎如豹如熊如羆于商郊四獸皆猛虎屬也  
或借亭郵表之桓如虎如豹如熊如羆于商郊四獸皆猛虎屬也  
使士眾法之奮擊於牧野○如虎如豹如熊如羆于商郊四獸皆猛虎屬也  
今文作如虎如豹如熊如羆于商郊四獸皆猛虎屬也  
如離于商郊者周紀如此段云離如虎如豹如熊如羆于商郊四獸皆猛虎屬也  
固說文獬豸屬周書曰如虎如豹如熊如羆于商郊四獸皆猛虎屬也  
引云虎離其師杜篤論都賦虓怒之旅如虎如豹如熊如羆于商郊四獸皆猛虎屬也  
南云歐陽尚書說虓猛獸也歐陽書說唐初不存李蓋於各家注記  
得之與說文合正牧誓說也喬蓋即漢書儒林傳之歐陽高字子  
陽者古喬高通用玉裁謂商正字離虓借字考工記鄭注羆者虎  
豹虓虓為獸淺毛者之屬左傳服注虓或曰如虎而噬虎皆猛獸  
之說也齊世家及六韜非龍非虓廣雅無角曰虓龍一本作虓龍非  
文若龍而黃也一日無角曰虓廣雅無角曰虓龍一本作虓龍非  
此离皮云漢書敘傳義得其勇如虎如豹與十八侯銘不同疑後



人用古文弗返克奔以役西土商眾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

尚書改之奔以役西土古文也今文弗作不返作禦○弗作不返作禦者周

紀改作禦以曉學者也集解引鄭云禦彊禦謂強暴也克殺也不

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釋文返五嫁反馬作禦

禁也古御禦音義通詩谷風亦以御冬傳御禦也左莊二十四年

傳御孫漢書人表作禦孫釋言禦圍禁也釋文禦本作御此經本

御爲迎釋文御五嫁反乃改爲返說文誦相迎也返誦之或字古

多假御爲誦正義云王肅讀御爲禦匡謬正俗云牧誓弗御克奔

然則唐初經文作御甚顯白馬本作禦蓋古迎誦用御字彊禦禦

侮亦用御字鄭安得云彊禦馬安得云禁乎以役西土者釋文役馬

本作返字鄭安得云彊禦馬安得云禁乎以役西土者釋文役馬

武成第五

故訓所爲且

弗勛其于爾躬有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勛哉

有戮勛勉躬身故訓字弗不今古文之異集解引鄭云所言且也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武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于克商。此梅氏古文之十七周紀武王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書序武王伐殷往伐

歸獸

識其政事作武成獸是狩借字今古文說同詳見書序皮云

周紀

以縱馬放牛偃干戈振兵釋旅之文置於營洛邑後則史公

所據

今文說不以歸馬放牛為罷兵西歸行狩時事武王行狩古

有明

徵周頌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左傳以為武王克商作

頌是

時邁所云巡守塙是武王之事即在於武成時樂記亦有散

馬牛

之語而在濟河而西之後遠不相屬偽孔不知獸是借字取

史記

樂記歸馬牛之文以當之謬矣劉歆三統術以周書世俘解

為武

成乃古文家傳會之詞狩在紂都非歸後事不得謂之歸狩

與今

文序西歸行狩尤不相合如其說必易今文序為武王行狩

乃罷

兵西歸始可通也據史記定之即知以世俘當武成之非是

惟一

月王辰旁死魄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

篇日

惟一月王辰旁死霸公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誠鼎

日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翼明

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

津○

惠云律麻志武成篇曰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

伐紂

周書世俘解惟一月丙辰旁死魄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

翼日

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

商至

于豐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惠云律

麻志武成篇惟四月既旁生霸世俘解時四月既旁生

魄乃偃武修文倒載千戈包以虎皮示不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

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

用○梅云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墟偃干

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閻云偽傳不釋華山止曰桃林在

華山東明指太華山言則華山之陽亦即太華山可知後人無異

說案太華山南爲禹貢梁州地歸馬於此太遠桃林塞爲今靈寶

縣西至潼關廣圍三百里皆是而馬獨驅而跨出太華山南事所

不解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枝渠東北出爲門水門水又東

北歷陽華之山即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也武成

之華山北太華山乃陽華山今商州雒南縣東北有陽華山即武

王歸馬之地與桃林之野南北相望壤地相接桃林多野馬周穆

王時造父於此得驂騑耳盜驪之乘以獻蓋歸馬之遺種陸氏

釋文華山在恆農通鑑華陽君羊戎下胡注云華陽即武王歸馬

處引水經注文眞得其解僞傳云非長養馬牛之地欲使自生自

死孔疏華山之旁本乏水草其誤認且勿論今靈寶縣西有馬牧

澤正山海經所謂桃林中多馬者非乏水草之地也田子方見老

馬于道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果如傳言將謂武王不

及一田子方一戰有天下即置牛馬於不長不養之地欲其殄滅

乎此類既違事實又害義理不可不知魏書趙高曰何必華山之

地相接華山所產之鹿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四月丁

未祭告

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梅云禮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越三日庚戌柴望諸侯執豆蓬逡奔走程云詩周頌駿奔走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武成篇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祖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餼于周廟世俘解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若翌日辛亥祀于位用篇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餼于周廟孔晁注先廟後天者言功業已成故也閏云武王以一月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誅紂是月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旁之所謂惟四月既旁生霸是也粵六日庚戌是爲二十二日乙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是爲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是爲二十七日乃以庶國祀餼於周廟此劉歆三統麻班氏謂推法最密者也今後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爲王至于豐其說既無所本以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又與其事相乖古人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召誥惟三月丙午黜越三日則爲戊申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爲癸酉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矣越三日柴望則爲己酉豈庚戌乎甲子之不詳而可記事乎又云武王以周正月三日癸巳伐商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十日己未晦冬至明日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商王紂死三十日己丑晦大寒中明日閏二月庚寅朔此三統麻載之最悉者爲傳於牧誓甲子昧爽下曰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孔疏從而傳之曰二月四日者以麻推而知之也又

曰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果爾則己未冬至不得在晦日與己丑  
大寒中不得在閏前之一日矣推麻者固如是乎世倅解一月丙  
辰旁生魄若翌日丁巳王征伐商亦非是武王一月實為辛卯朔  
日月合辰在斗前一度故伶州鳩曰辰在斗柄明日王辰晨星始  
見癸巳武王始發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晦冬至晨星在須女  
伏天龍之首故伶州鳩曰星在天龍此驗之天文無不合者以辛  
卯朔推之則一月旁生魄當為丁未若翌日當為戊申豈丙辰丁  
巳乎即以丙辰丁巳論當在一月之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古者師  
行三十里孟津去周九百里故自前月戊子師初發至此月戊午  
三十一日而後渡孟津又五日癸亥至牧野甲子紂死此驗之地  
理無不合者今以武王為二十七日始發明日戊午即渡孟津明  
日甲子誅紂豈西師飛渡邪甚矣作偽者之愚而且妄也恐世之  
學者以三統麻所引古文為出逸周書故具論之又云朱子疑漢  
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  
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三舉大祭煩數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  
而云爾于案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為周一代定  
制乎果為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何解祭不欲數數  
則煩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數  
非謂初得天下事多辨典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果爾則召誥周  
公丁巳用牲于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祭不欲數遂曠  
所謂類帝宜社諸祭不過數日閒即徧及豈得拘祭不欲數遂曠  
日持久坐失兵機邪因悟偽書改丁未祀周廟者欲合柔日改庚  
戌柴望不似漢志庚戌辛亥連日者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  
避祭不欲數之文也用心亦綦密矣

命于周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王若曰

嗚呼羣后順其祖業歎美惟先王建邦啟土謂后稷也尊祖故稱

得稱先王偽古文誤會國語此條元闕皮補云周語昔我先王后

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案春官司服疏后

稷雖是公不謚為王要是周之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

而就故特尊之與先王同是以尚書武成云先王建邦啟土尊之

亦謂之先王也又守疏疏后稷雖不謚為王以其為始祖故祭

在焉從先王例也賈疏引武成證周禮孔疏引周語證武成皆

明焉闕氏以為誤會國語者國語言先王后稷則先王屬后稷甚

明武成不舉后稷但云先王則讀者茫然不知先王為何人建邦

啟土為何人之事矣故以爲誤會國語公劉克篤前烈爵劉名能厚

語魯頌奄有下國故云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爵劉名能厚

先人之業○梅云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大王修德

詩大雅篤公劉云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大王修德

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續統其業乃勤立王業○惠云史我文考

記王瑞自太王興禮祭統衛孔惺之鼎銘曰其勤公家我文考

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

宮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德惟九年大統未集言諸侯歸之九年

日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言諸侯歸之九年

而卒故大統未就

而卒故大統未就

而卒故大統未就

而卒故大統未就

而卒故大統未就

而卒故大統未就

而卒故大統未就

而卒故大統未就

○惠云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九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此偽武成所據又逸周書曰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篇召太子發作文傳亦謂受專征伐之命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梅

禮作樂之志此所謂志者不欲全寫中庸也但中庸所謂志者制

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

○梅云多士明致天罰告于皇天惠云周書商誓解上帝弗顯乃

命朕文考曰殛商之多罪紂肆予小子發弗敢忘天命朕考周語

以太族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韋注商紂都也

底致也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施令以昭文王之德致紂之多罪

太族所以贊陽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

有大正于商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程云墨子兼

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向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案有道指泰山

之神言晚書以武王自稱有道曾孫恐無此理梅云湯誓余畏上

帝不敢今商王受無道無道德○梅云史記天暴殄天物害虐烝

民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為天下逋逃主萃淵

藪逋亡也○惠云禮王制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梅云左昭七年傳芊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

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而數故夫致死焉子案武成乃還周復記  
政事而作非詰誓體也左傳明言數紂罪以告諸侯應在古泰誓  
中無子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之徒略路也言誅  
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既獲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  
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肆子東征綏  
厥士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梅云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  
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  
害○梅云孟子又云筐厥玄黃紹我周王爾雅郭璞注逸  
周書曰釗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附我○梅云孟子又云見休  
我周王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  
書逸篇之文閻云孟子有攸不爲臣一段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  
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則史臣述士女之詞僞古文欲竄入武王口  
中不得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自卑如此  
於勝國曰大國殷曰大邦殷曰天邑商尊人如此豈有武王初得  
天下偏告羣后而乃侈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然自尊爲大邑周者乎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惠云左傳公子成曰平公  
之靈尙輔相子梅云左襄十八年傳荀偃禱曰苟捷有功無作神



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圖云孔疏言此篇有錯簡於是未儒劉王輩紛紛考正至朱子益密蔡傳從之以底商之罪至罔不率俾七十八字又惟爾有神四語皆繫於征伐商下爲初起兵禱神之詞不知紂爲天下道迷主萃羣載在左傳昭七年爲武王數紂罪以告諸侯之詞非告神者左氏不應有誤故偶孔止繫於子小子其承厥志爲王若曰之詞蓋諸侯來受命王特告之並追述初起兵禱神如此以見天與人歸猶湯諸援予小子履散作初請命伐桀之詞又告諸侯之詞亦追述之也此最作者苦心侯伯處朱蔡移置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必反爲所笑矣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於孟津周語王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雨律厯志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陳甲子昧爽而合矣牧誓王朝至于商郊易大有彖傳順天休命閻云大雅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魯頌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皆指武王牧野時與湯誓子畏上帝不敢不正論語臨事而懼天休命恐非武王心也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旅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惠云牧誓時甲子昧爽詩大雅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牧誓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牧野在商郊之南卽商郊地猶有扈氏之郊名甘非二地也今云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會于牧野則似二地矣圖云律厯志武成篇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

流漂杵

紂眾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走流

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孟子曰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王充論衡曰察武成之篇

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案武成亡於建武之際充猶及見之梅云趙

岐注孟子以為經有所美言事或過故不取之甚合孟子語氣如

偽書言則是紂眾自殺之血非武王虐殺何其悖哉闕云偽孔居周初

致疑孟子誤認紂眾自殺為武王虐殺何其悖哉闕云偽孔居周初

子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淮南子

云士皆倒戈而射遂併史記兼取成文甯使孟子誤會經文而武

王之為仁人甚著不可不力為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偽傳甚

之言含不可盡信意猶陰為孟子地也又云孟子止血流杵三字

趙注增漂字晚書與之同可驗其出趙後又云賈誼過秦論秦追

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於伊闕

血流漂杵帝王世紀亦言長平之戰血流漂杵可知血流漂杵為

戰勝殺人多者之恆詞而詞所從出卻於武成篇當七國時君臣

日以殺人為事而藉口武成以為聖人亦嘗如此奚怪今日孟子

傷心故慨然欲廢其書也朱子猶謂孟子設為是言試思武王本

無是事孟子何苦設為是言孟子本意為武王辨反先誣武王而

後辨一戎衣天下大定有成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勤

之乎一戎衣天下大定有成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勤

人而為家聚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陳其政教順其民俗各樂

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禮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壹讀為曉

戎大也衣讀爲殷言周殪滅大殷也鄭注齊人言殷聲如衣是中  
庸之壹戎衣卽康誥之殪戎殷也梅氏不知衣卽殷字而於此仍  
用壹戎衣之乃反商政政由舊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梅云  
語斯爲謬矣乃反商政政由舊禮樂記乃反商家語亦云反商之  
政作僞出一手惠云此用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皆武王  
呂覽復盤庚之政之說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反紂政  
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惠  
云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  
墓天下鄉善矣史記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  
商容之閭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窮命閭天  
封比干之墓漢書張良傳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  
干墓閭云呂覽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此式箕子門封比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御覽引逸周書曰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  
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債救乏嗣無所謂周  
粟又見上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債救乏嗣無所謂周  
惠云論語堯曰篇周列爵惟五伯子男○惠云禮王制鄭注武王  
有大賚善人是富初定天下更分土惟三十里爲三品○閭云漢書地理志周爵五  
立五等之爵分土惟三十里爲三品○閭云漢書地理志周爵五  
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孔疏於此文引孟  
子班爵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卻連天子在內地又四等與分  
土惟三不合蓋直用漢志建官惟賢立官以位事惟能居位理事  
耳益驗晚出書多出漢書

○梅云孟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重民五教**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梅云論語錄論語者自略之耳此正重民食喪祭孔疏論語無五教字  
○說見上程云論語此句在謹權量下安國注云總言二帝**惇信**  
三王之治道今傳武成知為周政而安國自歧其說何邪  
**明義**使天下厚行言顯忠義。梅**崇德報功**有德尊以爵**垂拱而**  
**天下治**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惠云管子任法篇垂拱而天下治漢書董仲舒傳垂拱無為而天